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〇四次会议

2016年6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德拉特先生	(法国)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埃及	阿布拉塔先生
	日本	南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陶拉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加伊诺夫先生
	塞内加尔	西斯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

议程项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在与冲突有关性暴力情形下就人口贩运问题采取对策

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 (S/2016/361)

2016年5月27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6/49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6-1555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由于这是6月份安理会第一次正式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赞扬埃及常驻代表阿姆鲁·阿卜杜勒拉蒂夫·阿布拉塔大使阁下在5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提供的服务。我相信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向阿布拉塔大使及其所领导的代表团表示深切谢意的，他们以出色的外交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在与冲突有关性暴力情形下就人口贩运问题采取对策

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

(S/2016/361)

2016年5月27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6/496)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科特迪瓦、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德国、匈牙利、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葡萄牙、南非、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以及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工作组组的丽萨·戴维斯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伊奥尼斯·弗莱拉斯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361，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496，其中载有2016年5月27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审议中议题的概念说明。

我热烈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我现在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法语发言）：我很高兴今天前来安全理事会，参加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辩论会。环顾世界各地，我们看到战时性暴力行为数量惊人。这一祸害继续危害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没有一个地区得以幸免。然而，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势头，使得打击此类罪行的斗争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国际社会终于打破围绕这一问题的沉默与禁忌。

（以英语发言）

性暴力被广泛确认是一种用以蓄意肢解社会结构、控制和恐吓社区，迫使民众背井离乡的手段。性暴力被正确地视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是冲突后和解与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安理会在促成这一认识变化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若干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议，确认性暴力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构成灭绝种族罪。将6月19日定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进一步显示了国际社会参与力度和承诺的增强。

过去十年，我始终尽力争取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维护各地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发起了联合国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联合运动，设置了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的职位。经过我的特别代表的努力，联合国商定了与各国政府和区域机构的合

作框架和联合公报。为维持和平特派团与政治任务配置了妇女保护顾问，加强了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监测、分析和报告，并强化了与冲突各方的沟通，这些是朝着问责方向采取的重要步骤。联合国将继续尽力确保维和人员对他们所服务的民众践行最高品格标准。

今天，我们和我们各合作伙伴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包括从设立举报热线到提供社区照顾，为成千上万十年前无法救助的幸存者提供援助。这些政策不仅帮助了幸存者，而且使社会得以开始恢复。

围绕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也发展形成了国际判例，产生了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案例。国际刑事法院最近判定让-皮埃尔·本巴·贡博有罪，就是最新的迹象，表明把性暴力当作战争工具的行为不受惩罚的时代已告结束。

过去十年已经证明，取得进展是有可能的，即使在最困难、最棘手的局势中。但是，我们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我提交的最新年度报告（S/2016/361）涵盖19个令人关切的情势，列出了数十个有计划地实施这种罪行的行为方。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层面是将性暴力作为恐怖主义战术。达伊沙、博科哈拉姆组织和其他极端团体正在把性暴力作为吸引和留住作战人员以及创收的手段。据估计，仅在2014年，亚兹迪人就向达伊沙支付了高达4500万美元的赎金。被绑架的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遭受的创伤最严重，他们大规模遭受残酷人身侵犯、性侵犯、童婚、强迫婚姻和性奴役的侵害。两年多前200多名尼日利亚奇博克女孩遭绑架，就是把性暴力作为恐怖主义战术的最可怕事例之一。

我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掳者，为返回者提供照料和支助，因为她们可能面临与社会隔绝和抑郁的问题。有孩子的妇女和女童可能需要特别医疗和心理支助，这些支助也必须扩至那些孩子，因为他们可能完全遭受排斥。应当把这些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耻辱转至残忍施暴者身上。

我们必须继续为那些妇女、女童、男子和男童大声疾呼，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的身体始终被视为战利品。我期待着安理会对我在报告中提出的关切问题作出有力和一致的反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班古拉女士发言。

班古拉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法国政府主办本次公开辩论会，感谢安理会优先突出这一问题。我感谢秘书长亲自出席会议与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也赞赏母亲会代表丽莎·戴维斯参加今天的会议，阐述民间社会的见解，而民间社会的见解是这项任务的道德指南。我也感谢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出席会议。

正如秘书长强调的那样，过去十年，我们目睹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且这个问题已被作为一个和平与安全问题获得处理，而且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尽管有所成就，但又出现了新的严重挑战。今天，就在我们开会之时，妇女在腊卡的奴隶市场上被公开买卖，并有价目表规范买卖，如同农贸市场上的牲畜。达伊沙已经发布了一项所谓“教令”，将性奴役法典化，试图通过宗教经文为性暴力提供理由。社交媒体平台被用来便利买卖和贩卖，妇女和儿童与步枪和火箭筒被放在同一个网站上出售。

“这个人年轻、貌美，床上功夫好。至少要价7 500美元。买下不会后悔。”

这是写在一个涂着鲜艳口红的女孩照片下的一句话。这个女孩的年龄不可能超过12岁，最终被一个来自利比亚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以7 700美元标得。

去年我访问中东时遇见过逃脱囚禁的女孩。其中有人告诉我，她们在被囚禁的两年内，在最终逃脱或被家人赎出前，被买卖过多达八次。但在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仍有数千人失踪。

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S/2016/361）是专门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第八次报告。累积在一起，这些报告建立了一种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官方记录中长期遭到忽略的罪行的历史纪录。正如报告令人痛心地详细叙述的那样，我们正面临着以前无法预见的新威胁。尽管我们在国家安全部队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犯下的性暴力却变得更加棘手和令人不安。让我们考虑一个事实，在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列的48个肇事方中，有37个是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然而，我们联合国系统拥有的工具主要是与会员国进行接触。

因此，需要以新的工具和方法迫使这些行为体守法，它们的性质、组成、动机、能力和手法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着政治和业务方面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要根除冲突中的性暴力，这项任务必须注重顽固不化的肇事者，并需要安全理事会支持我们这样做。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新现实，今天性暴力不仅被当作战争手段，而且也被当作恐怖主义策略。

无一例外的是，暴力极端主义高涨的第一个迹象就是限制妇女的权利。极端分子知道，为了在一个领土中殖民并控制人口，首先必须控制妇女的身体。性暴力不只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他们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他们利用性暴力作为推进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的手段。他们利用强奸和强迫婚姻作为奖惩制度的一部分，通过这一制度巩固权利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和信仰建立所谓的国家种性制度。逃离博科哈拉姆组织的尼日利亚女孩的描述，从青年党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索马里妇女的故事，以及马里北部在极端主义团体伊斯兰捍卫者组织统治下的妇女生活状况，细数了一连串相同的恐怖行径。

当我们想到恐怖主义，我们就想到破坏财产、杀人、爆炸或劫持人质。但是，我们不能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公开暴力的同时却忽视恐怖分子关起门来私下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暴力。我们也必须正视现实，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组织的许多受害者在囚禁

中受尽折磨之后还要面对更多的伤痛，在返回后遭到自己社区的冷落。性暴力仍然是使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污名化的唯一罪行。我们不仅要找回我们的女孩；我们必须把她们带回一个充满关爱、平等和机会的环境。重返社会和经济是头等大事，必须更加成为我们方案对策和冲突后发展框架的组成部分。

极端主义团体的征服战争是靠着的和为了妇女和女童的身体而发动的，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收入。这不仅是物质化，而且是商品化。这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恢复奴隶贸易。有关提供妻子和性奴隶的承诺被用来吸引新兵，并作为战斗人员的一种补偿形式。每次买卖妇女的交易都会产生利润。这是恐怖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就像销售石油、古物和毒品一样。

如果这些群体置身于司法威慑的范围以外，那么我们必须注重剥夺他们的资源，削弱他们进行沟通、旅行、贸易和造成伤害的能力。这必须构成我们反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正如报告指出，

“再也不能将…反恐战略与保护妇女和女童并增强其权能以及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分开”（同上，第1段）。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制裁基础设施提高这些罪行的成本，因为人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

必须通过战略沟通来进行响亮、明确和一致的反宣传，即妇女和女童的人权、性权利和生殖权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传统和宗教领袖必须利用其道德权威来否定以任何宗教理由为强奸进行辩护的企图。我们的对策必须承认并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同旨在资助冲突和恐怖主义的跨界贩卖之间的联系。我们的规范性框架，包括安理会的决议，必须跟上不断变化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性暴力被用作恐怖主义战术的新情况。

报告还揭示了在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决议范围内尚未得到充分处理的其他正在出现的令人关切的

问题。这包括生活在阴影和耻辱中的战时强奸生下的孩子的困境。他们往往没有证件和国籍；实际上可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生活在其社区的边缘，他们是激进化和招募的肥沃土壤。不承认这些孩子，不培育和保護他们，就会对和平与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过去几年里我们开始更加关注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这在拘留和审问的背景下尤其值得关注。但不幸的是，男性幸存者仍然是我们监测工作中的盲点，更不用说业务反应。

大规模移徙危机加剧了性暴力的风险，包括在所谓的收容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楚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不仅在难民营或定居点，而且在流离失所的每个阶段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性暴力如何可能成为流离失所的重要推动因素。

今年，布隆迪的情况首次出现在秘书长报告中，我们获悉，那里在实际或想象的政治派别或种族特征的基础上攻击妇女和女童，包括国家安全部队成员在内的持枪者把强奸作为政治压迫的工具。从2007年的肯尼亚到2009年的几内亚和2011年的科特迪瓦，在有争议的选举或公众示威期间把性暴力当作暴力工具之一做法引起了安理会的长期关注。这是本议程中将需要不断保持警惕和定制对策的另一个层面。

自就职以来我一直强调促进国家的自主性、主导性和责任心，为此需要在受影响国家进行重点参与。受到我们专家组支持的一些国家政府所取得进展是令人鼓舞，表明这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过去两年里，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安理会的决议如何能够变为实地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概念和业务指导的规范性框架决议的缺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安理会在今后几周里在报告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审议并考虑一项新的决议草案，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局势，为我们提供作出全面和多层面反应的工具。我相信，安

理会众志成城就能为我们提供永久消灭这一罪行所需的工具。

过去十年在结束战时强奸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获得的政治势头超过了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总和。我认为，我们正要把数世纪之久的有罪不罚文化变为问责和威慑的文化。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不能自满或失去重点；我们必须应对今后的新挑战，我们必须继续把国际监督的探照灯光射向这个传统上无人提及的罪行。当幸存者告诉我们，“我们身体的价值不如一只死老鼠”，我们的集体人性就为之逊色。

归根结底，如果侵权行为实际上得不到惩罚，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加重犯下此类罪行的代价和后果，那么，我们所有的言辞、法律和决议都将毫无意义。

我要向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发出一项简单但明确的信息——正义可能被推迟，但终究会到来，而且国际社会正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履行其防止这些罪行和照顾幸存者的神圣责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班古拉女士的通报，也感谢她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致力于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

我现在请加玛丽纳洛女士发言。

加玛丽纳洛女士（以英语发言）：我对今天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感到莫大荣幸。这是我的办公室首次受邀参加公开辩论会，我对此非常感谢安理会。我欣慰地看到，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人口贩运问题，包括在2015年12月发表主席声明S/PRST/2015/25以及在今天举行公开辩论会。

自我2014年8月开始作为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行使授权职能以来，我一直把冲突对以性剥削、劳动剥削和其它形式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活动的影响，确定为一个值得进一步

研究和国际社会予以更多关注的问题。我将在几天后就此问题向人权理事会提出报告。

在最近冲突的背景下，对贩运人口活动的报告无疑不够充分，这是我要向安全理事会传递的第一个信息。何为贩运？贩运实际上是一个“伞状”概念，包括各种形式的剥削，而剥削是贩运的本质。

最近的报告——如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慈善社发表的报告——以及美国和菲律宾牵头的“危机中国家移徙者倡议”等其它倡议显示，冲突和危机局势中的贩运人口活动不只是一种可能，也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而是冲突经常造成的一个后果。这表明，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且必须做得更多。

为何说贩运是冲突经常造成的一个后果？这是因为伴随冲突而来的是公共机构的瓦解和法治的崩塌。少数群体——如妇女和儿童——现有的脆弱性变得更加严重，新的弱势群体开始出现。正是在这种局势中，贩运者和剥削者可借机奴役和剥削民众。性暴力等与冲突有关的暴力本身就是境内强迫流离失所现象的一个肇因，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使人们更加容易受到进一步的剥削，包括受贩运活动侵害。

我们还必须将贩运作为逃离冲突的民众大量涌入带来的后果来处理。例如，我们看到，如此之多的孕妇每天正在穿越地中海，她们因为在中转国遭到了强奸、性暴力和剥削而怀孕。对于数百万因武装冲突而被迫逃离祖国的民众而言，逃难之旅已变得日益昂贵而危险。特别是叙利亚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应当被视为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的大规模逃亡潮。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联盟（欧盟）、欧盟各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大都未能成功应对这一危机。其结果是，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数百人殒命地中海，而且就在此刻，人们仍在拿生命去冒险。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危险旅途的幸存者将面对与贩运有关的剥削的实际风险。在整个逃难过程中及抵达目的地后，为支付路费变卖了所有财产的移徙者——包括难民和寻求避难者——极易遭到

人身暴力、性攻击、勒索和贩运。对于此类移徙者而言，其逃难之旅的秘密性质、为其提供帮助和协作者常常采取的不择手段和不道德做法以及一些国家极力防止他们离开、中转或抵达等因素合并在一起，为贩运者利用这些移徙者的危险处境制造或者增加了机会。因此，即便他们不是在逃难之旅的一开始就遭到贩运，但是，在逃难过程中他们仍有被贩运的可能。例如，来自缅甸的罗辛亚人一般由海上和陆路——常常经泰国——非法抵达马来西亚。他们中有些人最初通过偷渡穿越边界，随后被贩运到渔船上和油棕种植园中遭受劳务剥削，最后从事债役劳动，以偿还欠下的路费。其他人则在马来西亚遭到关押和虐待，直到其亲属支付了赎金。

结论显而易见：并非所有逃离冲突者都是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至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然而，贩运人口活动，以达到剥削目的，甚至是极端剥削目的——不论是性剥削或劳动剥削，还是其它形式的剥削——都随时可能发生。最近，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据报出现了一种极其恶劣的现象——妇女和儿童在家里或学校遭绑架，然后被迫嫁人和/或充当性奴。这些侵权行为是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博科哈拉姆”等团体实施的，但我不打算对此发表看法，因为秘书长特别代表已谈及这一点。

我要就维和行动简单说几句。不幸的是，维和行动中继续发生性暴力和性虐待的可耻事件，损害了它们为保护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各群体免受冲突后局势中常见的暴力和剥削而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当维和人员实施的虐待和剥削行为形同贩运时，这种情况却再次未得到充分报告，这与巴尔干冲突等以往其他冲突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必须再一次考虑到，当务之急是在这方面更好地确认和发现形同贩运的性剥削案例。

让我非常简要地强调一下贩运与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之间的一些联系，这些联系鲜为人知，且很少被调查。比如，以剥削劳工为目的贩运迁徙工人到冲突区，迄今为止仍是一个完全缄口的问题。虽然

不是所有承包和分包案例都涉及以剥削劳工为目的的贩运，但的确有这样的案例，即与国家政府和军队订有主要承保合同的大型公司通过较小的分包商或当地雇佣机构来雇用迁徙工人来从事一些工作，包括清洁、建筑、烹饪和服务以及理发。

为剥削劳力而贩运人口的状况往往也有利于性暴力和性剥削。妇女在工作场所得不到保护，工作条件不安全，受到歧视、骚扰、剥削和虐待，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和女孩往往同时受到劳动剥削和性剥削。

第二，逃离冲突的人员还可能面临以摘除器官为目的的贩运行为之害。已经发现此种案例。

第三，叙利亚难民妇女和女童被贩运，受到性剥削，具体形式是临时婚姻、童婚和强迫婚姻。这些女孩和妇女往往是被父母强迫结婚。在这种婚姻中，她们可能被贩运来强迫卖淫，与外国男子结婚也可能导致强迫卖淫和贩运的情况。

第四，在冲突后环境中，妇女和女童相对而言无法获得资源、教育、证件等等，加剧了她们容易受到与贩运人口有关的剥削的可能性。

第五，儿童逃离冲突后，可能被迫从事劳动以养活自己和抚养家庭。例如，黎巴嫩境内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儿童在纺织厂、建筑业、食品服务业工作，从事农业劳动，或成为街头小贩。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黎巴嫩，黎巴嫩有着慷慨的政策，接受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儿童在这种情况下会成为养家糊口的主要人员，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剥削。

如何解决贩运人口的问题？我只想谈几点意见。我还想略微谈谈与维持和平有关的问题，因为班古拉女士肯定会详细阐述这方面的情况。我想略微谈谈为剥削劳动力而贩运人口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剥削劳动力问题，整个联合国应该给与对性剥削问题同样程度的关注，采取同样程度的主动行动。尤其是，国家签约机构在雇用劳动

者、包括移徙工人时，应该保持适当的谨慎态度。他们应该尽可能直接聘用劳动者，确保他们签约或分包的个人或公司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包括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返回的权利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他们还应该制订对侵犯这些劳动者基本权利行为的零容忍政策。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冲突期间保护人员以及逃离冲突的人员是现在的第一要务。应该将打击贩运的措施纳入冲突地区的所有人道主义干预行动。特别是，联合国机构和方案以及国际和人道主义组织从冲突一危机的一开始，就应该将预防贩运人口作为拯救生命的保护活动的一部分，而不论是否已经发现贩运事件。

在移徙者接待中心、热点地带、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中心以及移徙者行政拘留中心，应该由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且最好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制订并执行适当程序，以期评估提供国际保护的理、保护儿童的理由、贩运人口的迹象以及贩运和剥削的风险。发现这种迹象时，应该根据国际保护理由或其他保护理由，对每一个案例确定专门的解决办法，包括给予援助，向被贩运者发放居住证和补偿，向贩运行为的受害者以及有可能被贩运和剥削的民众提供就业机会。有鉴于此，保护儿童至关重要。不得以任何理由拘留儿童，必须本着儿童的最佳利益，逐例确定持久解决办法。

我期待着一个开放式和富有成果的辩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Giammarinaro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戴维斯女士发言。

戴维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今天代表妇女、和平与安全非政府组织工作组、并以母亲会人权倡导主任的个人身份以及作为工作组成员发言。

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犯罪行为对工作在冲突第一线的许多地方性妇女组织和活动分子无时不刻

地构成威胁，这种暴力行为的幸存者面临极大的障碍，阻碍她们获得拯救生命的服务。这些犯罪行为逍遥法外依然是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妇女被排斥在和平与和解进程之外，也被排斥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政策制订工作之外。

虽然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充斥于当今各种冲突之中，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这是植根于攻击两性平等及妇女权利和自由的更为广泛的结构性暴力的组成部分。这种压迫性的论调使许多不同形式的暴力得以长期存在。许多非政府组织工作组成员看到，从哥伦比亚到叙利亚和缅甸，冲突如何为形形色色虐待妇女和女孩的行为铺平了道路。今天，安理会在重点讨论暴力极端主义问题，我们要着重提出迫切需要给予关注的若干方面。

首先，是人道主义应对措施。会员国必须对逃离与冲突有关的暴力行为的人员履行自己的义务。今天，我们必须讨论如何加强保护战略和问责机制方面的国际合作。但是，与此同时，会员国却在向逃离暴力的民众关闭边界。这种矛盾的行为是不可容许的。

妇女和女孩在逃离与冲突有关的暴力时，每天都面临来自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威胁，包括强奸、贩运和侵犯人权行为。她们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中，在离开营地从事必要的谋生活动时，都面临风险。在许多此种情况下，亲密伴侣、家庭成员和平民、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人员也犯下了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难民妇女和女孩往往无法获得基本服务，包括一系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心理支持和诉诸法律的机会。妇女和女孩在人道主义危机中面临的保护方面的风险，由于性暴力所伴随的羞愧和耻辱而更为加剧。我们敦促捐助国资助全面和非歧视性的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包括依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在人道主义环境中提供安全的堕胎服务。

地方性妇女组织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些组织不仅为最脆弱者提供避难所，而且最先采取应对措施，向贩运行为及其他形式性暴力和基于性

别的暴力行为幸存者提供亟需的救助和同伴支持。会员国应该采取行动，落实在最近世界人道主义问题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帮助妇女和女孩成为领导者和决策者的新的筹资机制，减少脆弱性，包括易受贩运的可能性，确保她们在危机环境中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第二，是女性人权捍卫者面临各种威胁。各国政府，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必须谴责镇压女性人权维护者和妇女组织的行为日益加剧的现象。所有国家安全战略，包括有关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都必须立足于人权框架，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正如工作组成员所报告，在许多国家中，公开揭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在国家行为体涉嫌为肇事者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公开揭露安全部队犯下的强奸行为的当地活动分子，常常面临监禁、抢劫威胁以及蓄意玷污其名誉的做法。这些犯罪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依然司空见惯。世界各地的政府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幌子，将国家安全考虑作为系统性地骚扰、逮捕和拘留妇女活动分子和服务提供者的理由。安全化和军事化框架也促使民间社会的空间缩小。

如果妇女人权捍卫者受到威胁，那么国际社会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的努力就不会成功。正如我们从事捍卫妇女权利这一危险工作的同事所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决策者们总是大谈特谈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在实践中却很少提供支持。从叙利亚到阿富汗、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勇敢的同事们继续在冲突地区工作，面对死亡威胁，有时甚至为工作付出最高代价。

第三，关于司法和问责制，必须支持记录针对所有边缘化民众实施的战斗人员暴力行为。例如，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和国际团体记录犯下针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和其他摒除性别定型观念的少数群体所实施的侵犯人

权行为。去年安全理事会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以解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权利问题，会上就提出了上述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种冲突中侵权行为不予揭露，那么此种行为就往往会在人权对话和过渡时期司法进程中被忽略。安理会应该支持这些记录工作，确保在法庭和其他过渡时期司法进程中追究冲突中对所有被边缘化民众犯下的罪行。

国际社会有一系列选项，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支持诉诸法律。最近对乍得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的定罪具有里程碑意义，告诉我们，尽管正义的车轮转动缓慢，但毕竟在转动，追究犯罪责任是可能的，包括强奸和性奴役等罪行。安理会和其他会员国应扩大对追究责任工作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包括向国际刑事法院移交案件，确保那些对其有逮捕令者在海牙接受审判。

第四，现在谈一谈安全理事会和维持和平，安理会必须大力改进其日常履行妇女、和平与安全义务方面的工作。必须更好地将保护工作与妇女的参与和权利联系起来，要求特派团工作人员与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和妇女以及处于流离失所境地的妇女和女童举行定期磋商。解决和防止冲突中性暴力问题还需要采取措施，改进维和，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包括改进对维护人员的审查和问责措施。此外，安理会应确保对那些揭露罪行的勇敢举报人提供适当的保护机制。

安理会必须确保开展工作，优先促进妇女的权利和参与。安理会已就这些必要的步骤作出许多承诺，包括最近的决议。现在是落实这些现有承诺的时候了。一方面，正式的和平谈判必须是透明的，并要包括当地妇女调解人，另一方面，对于她们的工作也要长期支持。和谈不能仅仅是在性别框里打勾，而是要有意义地和全面地包括妇女和民间社会。

最后，关于必要的预防步骤，我们务必极力强调，迫切需要遏制枪支和其他武器的流动，因为

此种流动加剧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安理会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包括为此鼓励各国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并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30号一般性建议建立关于可执行的国家和地区小武器法规。预防工作还必须解决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在协助贩运方面的作用，包括军事基地作为贩运枢纽的作用。

总之，国家行为体、民兵和极端分子所犯下的可怕的性暴力行为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它是整个社会持续暴力的组成部分，其中妇女权利被践踏，性别不平等是常态。武装冲突使这些问题更形严重。全面解决逃离冲突的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人道主义需求要解决这些预先存在的不平等。这一背景分析揭示了由于冲突而加剧了的长期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可持续解决办法。鉴于我们今天面临多重危机和冲突，这种社会变革做法将帮助我们国际社会制定走出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为未来奠定一个更公平的基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戴维斯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感谢你，主席先生，主持和组织了这次公开辩论，并将民间社会的观点纳入我们的讨论。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就这一关键问题所作通报，提供指导，感谢特别代表班古拉、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和戴维斯女士所作的通报。

理事会早已认识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不仅践踏和侵犯受害者的人权，而且也因阻碍幸存者参与公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而损害了国家的安全、生计和健康。我们制定了许多工具，用于对抗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改进问责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记录对边缘化受害群体的侵犯行为，其中包括妇女和女童、男子和男孩、族裔和宗教少数，以及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但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这些工具。

我们赞扬特别代表班古拉作出积极努力，将安理会决议化为实地的现实行动。她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军队开展工作，与南苏丹冲突双方武装团体开展工作，以帮助建立各种机制，以追究肇事者行为的责任，这些工作特别值得注意。我们还赞赏她作出努力，支持对几内亚2009年体育场惨案的调查工作。除了特别代表所作努力外，我们还赞赏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所作的工作，在调查和起诉、加强法律框架、确保对受害者和证人的保护等方面，向各国提供协助。然而，在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方面依然存在重大挑战，特别是在涉及到追究非国家武装团体及其同伙和关联者的罪行责任时，尤为如此。

安理会第2242（2015）号决议认识到性暴力、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此种关联可能有利于恐怖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恐怖分子以性暴力攻击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此种行径稳步增长，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是如此，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和马里也是如此。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非国家武装团体有预谋有系统地使用性暴力来招募战斗人员、筹集资金、对社区实行恐吓，瓦解意志，以巩固自己的地盘。第2199（2015）和2253（2015）号决议不仅强烈谴责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关联者的这种行为，还努力加强问责制，鼓励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将证据提请安理会注意。安全理事会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集团、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第1989（2011）和第2253（2015）号决议委员会是我们惩罚肇事者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任何向涉嫌性暴力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或财政和经济资源的个人，均可列入1267制裁制度。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工具。

正如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指出，我们还需要作出更大努力，保护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她们脆弱性加剧，增加了她们遭受性暴力和贩运的风险。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从叙利亚、伊拉克和

非洲之角的大规模移民不断延续。有报告称，人贩子要求以性交作为过路费，此种行径十分猖獗，成为贩运人口全球激增的一部分。关于戴维斯女士的干预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美国宣布向“从开始就安全”倡议额外捐助1000万美元，用以在紧急情况下防止和应对性别暴力。

美国敦促所有会员国谴责此类罪行和犯下此类罪行的人，将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妥善记录在案，以便有一天追究负责者的罪责，并致力于结束为人贩子提供理想环境的各种冲突，致力于铲除将人口贩运和冲突中的性暴力用作战争武器的团体。成员国还必须努力确保劳务做法，如向工人收取可能导致债役的招聘费用，不至导致贩卖人口。我们必须教会人们如何实际看到贩运的受害者。我们还必须将我们帮助受害者的资源更多地以受害者和幸存者为中心，吸收受害者和幸存者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产生更好的解决方案。

另一项挑战是，针对所有弱势群体，包括在这方面的讨论中经常被遗忘的弱势群体，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以及男子和男孩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现象缺乏全面的资料记录。这些人不仅因为歧视性的社会规范和态度而更容易遭受武装团体的骚扰、虐待和性暴力，而且他们面对因举报此类虐待而带来的强烈的耻辱。我们赞扬秘书长在报告（S/2016/361）中着重指出男子和男孩遭受的伤害。

联合国和会员国必须更加充分地支持在拟订关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方案过程中采取普遍的包容性做法。与针对女童和妇女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情况相比较，缺乏关于该问题的资料记录，对冲突中针对男性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总体模式和严重性了解甚少。此外，缺乏以男性受害者为对象的服务不仅不能解决男孩和男子的需求，而且也助长漏报问题。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和改进问责制和资料记录的双边努力也很关键。2014年，美国提出问责举措，支持建立专门的司法部门

机制，以改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幸存者诉诸司法的渠道。我们继续致力于加强努力，保护所有人免受伤害、剥削、歧视、虐待、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贩运。如所有发言者所指出，我们必须追究犯罪人——尤其是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的责任。

美国还承诺支付近4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冲突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包括在尼日利亚。美国在该国支持提供保健服务，包括为在博科哈拉姆组织恐怖行动中幸存的妇女和儿童提供适当社会心理咨询的联合国各机构、社区团体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然而，我们认识到，仅有支持计划是不够的。为了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妇女必须参与解决冲突的决策。增强妇女权能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提供了强大的解毒剂，并可对我们在各层面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还需要女军警重建执法部门和社区之间的信任，需要女惩教干事和女咨询员接触走向激进化的女囚犯，并需要女议员支持制定旨在解决驱使个人诉诸恐怖主义的独特恩怨、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政策。正如国务卿克里所说，与性暴力祸害作斗争需要所有这些工具，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更好的报告和幸存者的支持。这场斗争尤其需要追究罪犯的责任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我们不能羞辱幸存者，而是必须惩罚犯罪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在幸存者努力重建生活的时候，支持他们，增强其权能。

奥亚尔孙□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法国组织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在与冲突有关性暴力情形下就人口贩运问题采取对策”这一主题的本次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主席国法国将得到西班牙代表团的充分合作。我们也感谢主席国埃及开展的工作，并且我也感谢今天小组成员所作的通报。

大约10年前，即2008年，我们通过了第1820（2008）号决议。我认为，该决议的一个伟大优点是，它是安全理事会专门审查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悲惨问题的第一份决议。在该决议中，安理会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建立适当的防范机制以及谴责、制止和惩处机制，性暴力是可以避免的。我们现在正接近第1820（2008）号决议通过十周年，不幸的是，自2008年以来，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增加了，并以非常令人不安的方式增加。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安理会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而我们安理会成员应当为安全理事会采取这些行动负责。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都支持我们作出承诺，加强对性暴力的斗争。今天在会议厅看到的情况便是表明此种承诺的最好例子。我相信，我们有非常多的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正在关注这场辩论。这表明更广大的会员国对所讨论问题的承诺，因为这是人类面临的巨大祸患之一。

因为近年来性暴力有增无减，我的发言将着重提出五项具体措施，我相信这些措施可加强谴责、预防和惩处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的机制。第一项提议是关于非常有价值的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我一直与她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她已在多个场合向我解释说，关于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报告（S/2016/361）提到的48个冲突当事方，有一条与这些实体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在这48个当事方中，只有五个是国家。所有其他当事方都是非国家行为体，其中7个是恐怖主义团体。这意味着，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性质显然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有了新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西班牙的第一项提议是加强特别代表的使命，其原因正在于此。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让我们考虑如何确保特别代表拥有更多的有效手段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特别是针对非国家行为体。

第二项提议具有更多的跨部门性质。或许，它更影响贩卖人口问题、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我相信，我们都看过有关达伊沙从释放200名雅兹迪妇女中获得3500万至4500万美元的媒体报道。我认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合作机制，以便更好地预防和惩处在武装冲突中性暴

力情况下的贩运行为。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将贩运问题纳入我们在国际和区域级别的所有司法和警务合作机制。我非常重视区域层面。在司法合作方面，我们必须依赖的一个关键行为体是国际刑警组织，或许该组织应当加强其打击贩运罪行的机制。

第三个提议主要是提给安全理事会成员的，美国大使提到这一点。安理会拥有一套非常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委员会可能会对某些非常具体的局势有重要话要说。例如，在涉及妇女及女童的人口贩运情势方面，显然合格专业人士卷入了给妇女注射荷尔蒙和使其失去生育能力然后将其贩运的行为。我建议，犯下此种罪行的人须受相应制裁委员会，特别是1267委员会的制裁。

我的第四个提议涉及所有联合国特派团内的妇女保护顾问。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维和特派团都有妇女保护顾问。在某些有妇女保护顾问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严重——这些职位要靠自愿捐款供资。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和特别是所有执笔人肩负一项非常特殊的责任：确保我们在延长维和特派团任务期限时，具体说明需要在每一个特派团中安排妇女保护顾问；理想的是，由本组织常规预算出资。

最后，第五项措施涉及有罪不罚现象，但我要说，它更多地涉及到受害者，涉及到性暴力受害人遭遇的悲剧，我们经常在本会议厅内听她们讲述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我要指出两项非常具体的措施。第一，虽然我们承认性暴力被用作恐怖主义战术，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承认性暴力受害者是恐怖主义受害者，因此她们应当在国际和国家等层面上受到恐怖主义受害者受到的同等保护和关注。

第二项提议更具有贯穿各领域性质，涉及在所有领域提高认识，涉及宗教领袖时更是如此，以便将打击性暴力内容纳入宗教间对话的倡议，如阿卜

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或不同文明联盟。

我认为我们有时间；我希望，第1820（2008）号决议通过10周年到来时，我们将能够说，由于主席国法国十分及时地倡议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们及时作出了回应，扭转武装冲突中性暴力趋势，并且2018年的局势将好于现在。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在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后及早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集中讨论尤其是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实施、与性暴力存在内在联系的人口贩运罪行。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介绍了关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6/361）。今年的报告尤其重要，因为它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242（2015）号决议后将发表的第一份报告，该决议确定性暴力是战争及恐怖战术，并确定解决争端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与保护和赋权于妇女及女童和打击武装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努力不可分割。

今天的会议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在于6月19日大会将首次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

埃及成为第2242（2015）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因为我们坚信，解决争端不能与保护和赋权于妇女及女童和消除冲突相关性暴力的努力分开。有鉴于此，我谨强调以下方面。

埃及支持第1325（2000）号决议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通过以来做出的努力，让妇女介入各阶段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工作。这体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诸多努力中。埃及国家妇女理事会制定了一项国家政策，负责落实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工作；埃及是制定了类似国家计划的17个非洲国家之一。埃及在该决议通过后的15年当中举办了一些相关活动，包括与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组织的两次区域讲习班。

埃及还特别重视与培训及能力建设相关的问题。开罗区域培训中心举办了7次讲习班，其中两次是培训培训人员，还举办了一次专门培训工作人员和交流2013年至2015年间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经验讲习班。此外还将在同一领域举办5次培训课程，直至2016年6月。我们强调，我们致力于落实秘书长的相关倡议，即绝不宽容性犯罪，我们将继续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和安全理事会合作，消除维和行动中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埃及强调，秘书长关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报告必须仅限于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授予其的任务授权的性质。我们今年指出，秘书长的报告侧重于这些任务授权之外的问题。同样，埃及认为，秘书长今后关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报告必须只集中谈论受冲突影响区域，而不要涉及国际上没有商定的有争议的想法，这样我们则可落实第1325（2000）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

埃及非常重视目的一致性，并认为我们不应触及会分散我们对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相关的核心问题的关注力的问题。埃及认为，应将这一问题纳入联合国各项任务授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为执行此类任务授权提供人力和物质资源。埃及赞赏建设和平基金在促进关于增强妇女权能的方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认为，从处于外国占领下妇女的角度，特别是联系巴勒斯坦妇女的地位，讨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是极为重要的。

埃及强调，各国必须提高对性暴力作为恐怖策略的认识，并正式确认性暴力受害者是恐怖主义受害者，这样我们就能提出反击恐怖主义的言论和战略，并补偿受害者。我们切不可忘记，宗教领袖在将受害者蒙受污名变为使肇事者背负污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确保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这场智力较量中不会占上风，包括不让极端主义者利用宗教为强奸开脱的企图得逞。

关于贩运人口行为，我要指出特别代表今天得出的结论。埃及是首批加入联合打击贩运人口活动之友小组白俄罗斯倡议的国家之一。埃及还支持《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包括定于2017年10月举行的会议。各种报告和研究也显示，贩运人口活动与恐怖主义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埃及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支持该行动计划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作的宝贵努力，确保联合国各机构的行动不会相互重叠或散乱无章。

最后，埃及表示，在我们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我们充分致力于发展和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埃及期待着同班古拉女士及其办公室就其任务授权下的各种问题继续合作和充分协调。

主席先生，我如果不感谢你对埃及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做工作说的客气话，那就失职了。作为回报，我祝你自己在担任主席期间工作顺利、成功。

吴海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方感谢法国倡议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班古拉特别代表和加玛丽纳洛特别报告员的通报和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

当前，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包括非法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问题，日益突出。冲突方通过贩运人口等方式获取资金，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手段。妇女和女童等弱势群体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其生命、安全、健康及尊严受到严重威胁。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包括非法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问题，支持国际社会对此采取零容忍政策，切实落实安理会第2015/25号主席声明，全面解决武装冲突中非法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问题。中方愿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停战止乱，尽快实现冲突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将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包括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现象。有关各方应根据《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通过对话、协商等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国际社会应重视冲突后国家的经济重建和发展，推动实现妇女赋权，全面提高妇女地位，让妇女掌握自身命运，成为促进一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是加大打击恐怖势力和暴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利用地区冲突牟利，通过贩运妇女和女童进行性奴役和性剥削获取资金，将其作为战争手段，手段残忍。任何恐怖行为，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何人所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国际社会应切实落实政治承诺，坚持统一标准，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并加强反恐国际协调。

三是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发挥当事国主导作用。当事国是保护本国国民的主体，应在保护本国妇女、女童，打击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方面承担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支持当事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具体应对措施，有效打击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行为。国际社会也应根据当事国需求，向其提供资金、人力和技术等帮助，加强其打击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的能力建设，使受害者能够获得社会和医疗援助。

四是应加强对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的国际合作。当前，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问题已经形成利益链条，涉及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等多个国家。只有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密切协调，才能真正切断这一链条，切实打击这一跨国犯罪行为。同时，冲突中贩运妇女和女童涉及面广，包括妇女赋权、儿童保护、教育就业、健康卫生等多个领域。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应伸出援手，提供资金和物质帮助。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应向受害者提供医疗、法律和心理健康救助，帮助其更好地重新融入社会。

保护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中国高度重视妇女权益保护。去年9月，中方同联合国妇女署共同举办了全球妇

女峰会。国际社会重申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庄严承诺。中方愿以落实全球妇女峰会成果为契机，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营造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有效保障妇女和女童权益，消除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包括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现象。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感谢主席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我也由衷感谢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女士和戴维斯女士非常翔实的通报。

我们赞赏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这份报告非常有力和全面，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阐明了极端团体利用性暴力作为恐怖主义手段，以推进他们的核心目标这一新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主席国法国决定突出贩卖人口与冲突中的性暴力两者间的关系是有益的，因为这种团体日益有计划地把为性目的贩卖人口作为一种招募、筹资和实现其他战略目标的工具。这些暴行不仅诋毁人道主义的价值，违反人权法和人权规范，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是安理会考虑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有那些工具可用的时候了。

在这方面，2015年12月安全理事会辩论会（见S/PV.7585）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会上安理会成员第一次讨论贩运人口问题，导致通过了主席声明S/PRST/2015/25。我们赞扬美国努力启动这个进程，完全支持该主席声明。我们希望安理会继续处理这一议程。

今天，我谨谈两点：一、建立国家和国际规范框架；二、解决非国家行为体问题。

关于第一点，必须支持和加强国家在打击性暴力问题上的主导权、领导和责任。在这方面，应强调改革国家军事、警察和司法部门，以加强各国起诉和惩罚犯罪人的能力。我们坚决支持冲突中性

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重要工作，作为其最大捐助国，日本继续提供协助。我们重视专家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活动取得的切实成果。

在国际方面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是最重要的普遍性规范框架。我们也不能忘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作用。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也可发挥追究犯罪人责任工具的作用，同时通过其被害人信托基金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和物质支助。日本为该基金提供人员和资金。有必要实现各国普遍加入国际刑院，以杜绝有罪不罚现象，减轻受害者的痛苦。

第二，我们面临秘书长报告中提及的49个犯罪方，其中多数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严峻现实。因此，我们不能拖延处理如何使这些行为体遵守国际规范，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的工作看到了一丝希望，她已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其他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艰苦谈判中取得突破。这是在应对这些挑战最终取得进展方面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今后，为了有效利用这些具体成果，安理会应尽力支持特别代表班古拉办公室履行任务，包括增加技术和财政援助。

应该用国际承认和具体行动取代沉默，化决议为实地解决方案。日本随时准备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会员国共同努力，积极推进这项事业。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并表示乌拉圭代表团将充分合作支持你的工作。

（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也再次感谢埃及代表团在阿姆鲁·阿布拉塔大使及其团队带领下，在上个月所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还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并提供我们面前的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在本

月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适当，因为现在距离指定6月19日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将近一年。

我们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通报，尤其是这方面的努力和零容忍政策，这项政策对我们所有国家都很重要，尤其是把零容忍作为参加维持和平特派团重要因素的国家。我们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和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工作组代表丽莎·戴维斯女士提供的重要和诚恳的通报。

形形色色各种武装冲突泛滥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世界各地6000多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同样惊人的是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活动不断增加。在这方面，我们对武装冲突中暴力侵犯平民的行为增加和日趋频繁，践踏平民的最基本人权表示关切。我国谴责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认为性暴力或基于性别的暴力不应被视为任何国家的文化状况或特征，而是一种压迫和令人作呕、不可接受的镇压形式。

以性奴役以及强迫卖淫、怀孕、堕胎和婚姻为形式的性暴力，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侵犯和攻击受害者，而且——尽管国际人权法已取得进展——是为了污辱人，不仅对受害者个人，而且对其家庭、自尊和个人发展都有后果。同样，性暴力受害人可能经常受到双重危害，作为这种践踏的对象，他们的性健康与生殖健康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在这方面，乌拉圭愿谈一谈性暴力与恐怖组织的维持和筹资问题两者间的联系。这些组织利用妇女和女孩作为奖励或刺激，以吸引和招募成年男子和男孩，诱惑他们决定加入这种组织。乌拉圭欢迎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这一祸害，并特别关注达伊沙、青年党、博科哈拉姆组织、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恐怖团体所犯性暴力罪行的日益增长和惊人的趋势。

很少武器的破坏力和对社会结构的毁灭性影响超过性暴力。妇女是其社区的价值和传统的保存者，她们亲身体现了其族裔和文化认同。这导致她们经常成为受害者，成为这些作为战争手段所犯罪行的特选目标。恐怖团体常常为自我延续和向下一代传播其意识形态而犯下这种罪行。

乌拉圭重申，我国坚决谴责所有形式的人口贩运并强烈拒绝这种做法，恐怖组织主要为了性目的而贩运妇女和女童，从中获得大量收入来源，使它们能够继续鼓吹仇恨和暴力。

同样惊人的是，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中提到，伊斯兰国利用医务人员对妇女进行有害的治疗，加快其身体成熟，以便更早地出售她们。鉴于这一现实，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并有道德义务采取紧急行动，结束这种可悲的行为。乌拉圭也谴责极端主义组织由于实际或指称的性取向而对人采取的行动，这些人遭受人身暴力和性暴力，尤其是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双性人在内的少数群体。

乌拉圭理解，与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做斗争必须是一个集体努力。政府必须在前线采取行动，但由于这一罪行的严重性及其严重和持续的后果，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够解决它。

每天大约有500名怀孕和/或有小孩的妇女死亡。她们中多数人是在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同样，由于缺乏保健，这种状况使她们面临越来越多的疾病。因此，我们强调确保冲突局势中妇女的性权利和生殖权的重要性，牢记所有妇女都有权自由决定在什么时候生孩子和她们希望有多少孩子，并且这个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乌拉圭在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框架内支持关于紧急局势中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联合声明。此外，我们认为，必须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女童遭到贩卖和性暴力侵犯的更大脆弱性。

考虑到受害者面临的严峻局面和缺乏对法律制度的信任，乌拉圭强调，受害者的保护人必须拥

有裁量权和获得信任。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同实地行为体一道努力确保在行为发生后应当立即开展的验证过程。同地方公共机构、人道援助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维和人员建立一个联合工作链，是实现性暴力受害者的身心恢复、重返社会、不被污名化，以及有序和适当收编可能对于查明肇事者身份至关重要的数据的唯一途径。我们还认为，遭受性暴力的人必须立即接受全面治疗。

性暴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手头的工具处理这一罪行。乌拉圭认为，维和行动是联合国预防和解决性暴力问题的重要工具。在这方面，我们强调维和行动通过其可见的存在和监测能够产生的威慑作用，它们能够同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妇女进行协商，以收集信息并鼓励报告，建立社区一级的信任并与东道国进行合作，以便加强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安全和司法。

例如，乌拉圭大约1千名士兵参加了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执行保护平民任务，并通过联合保护小组监测并处理侵犯人权行为。这些维和人员与公民团体合作，提供不同方面的支助，包括提供水和粮食以及医疗照顾。他们还进行巡逻，防止和避免在偏远地区侵犯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行为。

妇女也应当更多地参与维持和平特派团，因为她们对这些事实的敏感性更强，并获得极大的信任。她们大量参与寻求和平努力，提高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有效性，增加了维和行动的信誉、冲突后局势中的经济恢复以及和平协议的可持续性。

然而，在认识到维持和平特派团能够对预防和应对性暴力局势作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再次想起维和团部队对他们被要求保护的人犯下性暴力罪的严重性。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人员使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安。鉴于这一情况，

乌拉圭重申对秘书长零容忍政策的承诺，我国愿意继续确保把犯下性暴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

安理会能够采取的另一项打击性暴力的措施是把这一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乌拉圭也理解，必须保证对犯下这种罪行的人进行惩罚。在这种罪行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文化，这意味着只有少数案件受到起诉。在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罪行遭到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禁止，明显违反了《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因此，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1998年《罗马规约》把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性暴力列入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并且可能把它列为灭绝种族罪。

决不能让这种严重罪行逃脱惩罚。我国敦促安理会按照《联合国与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把这类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我们认为，该协定必须得到加强和改进。只要不存在对肇事者的强制性管辖权，这种行为将继续逍遥法外，并将在有罪不罚现象的保护下愈演愈烈。我们强调，必须重申对打击性剥削、性虐待和人口贩运以及建立有效国际法律程序的承诺。我们认为，必须动员额外的财政资源，以便通过能够满足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者的需求并促进跨领域性别平等的方案。

越来越明显的是，鉴于这些罪行给国际法和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动荡，国际社会必须保证采取措施，必须确定采取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行动。否则，冲突的演变将继续导致人命损失、针对平民的袭击、破坏以及社会和经济暴力。但是，战时性暴力往往是一种较隐蔽的犯罪。打破沉默、终结此类可憎行径的时候已经到来，因为它们对武装冲突最弱势的受害者、即妇女和女童的自由和尊严危害尤甚。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赞赏法国倡议在6月19日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国际日”前夕举行公开辩论会，讨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我谨感谢秘书长为今天的辩论会提供信

息并介绍情况。我们还感谢所有三位通报人就该议题所作的出色通报。

我们赞赏秘书长4月就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提出报告（S/2016/361）和建议。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大规模强奸事件、有系统和广泛的性暴力行为以及有罪不罚现象之多令人震惊，这依然是实地现实的特点。报告所载的数据，特别是主要与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有关的数据，绝对令人深感震惊和愤慨。顺便提一下，在我本人最近作为安全理事会依照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主席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许多关于该国境内性暴力的其它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针对儿童、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少数群体等最弱势群体的性暴力事件依然异乎寻常的多。仅在2015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针对儿童的性暴力占所报告的暴力案件的41%。冲突中性暴力对本已饱受战争创伤的社会、特别是民众的生命、家庭和社区有着极具破坏性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谨再次强调，根据国际法、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具体条款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性暴力是一种犯罪。如果将性暴力作为一种作战方法来使用，那么这将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安理会在一系列决议中致力于打破公开谈论战时强奸问题所涉的禁忌，而且致力于采取行动制止实施战时强奸，并破除有罪不罚的文化。

6月19日将是第1820（2008）号决议通过八周年，该决议对性暴力予以谴责，因为性暴力被作为一种战术来使用，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在2016年的今天，我们正面临各种令人不安的新现实。正如安理会在第2242（2015）号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性暴力行径已成为某些恐怖主义团体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当作一种恐怖主义战术和旨在加强其权力的工具来增强其权力，在筹资、招募新人和破坏社区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秘书长的上述报告显示，这一令人愤慨的趋势有增无

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青年党、博科哈拉姆、伊斯兰捍卫者组织、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仍在实施性奴役、劫持、强迫婚姻和强制怀孕等行径。他们把性暴力作为其奖惩制度的一部分。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秘书长报告确认和概述的一种现象，即在恐怖分子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活动与性暴力之间存在联系。在冲突局势中，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利用出于性目的的人口贩运来加强其权力、增加收入以及扩大招募来源。正因如此，我们赞同这一看法，即：必须了解并反击恐怖分子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恐怖主义战术来使用的战略。

暴力冲突期间，强奸一再被用来达到伤害、侮辱和羞辱的目的。在很多情况下，长期背负与性暴力有关的污名和羞耻感的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还应特别关注境内流离失所者，因为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由于污名和其它因素，这些罪行中有相当一部分依然没有被报告。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相较于每起报告的与冲突有关的强奸案，未记录的案件可能达10到20起。许多受害者默默忍受痛苦，而加害者逍遥法外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我们必须继续直言不讳地谈论此类污名，这样才能让加害者而非幸存者难逃污名。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保护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并付诸行动。我们应采取行动回应幸存者在法律、精神、社会、医疗及其它重要领域的需求。我们应建立司法和安全系统，应对和帮助防止性暴力，并处理有罪不罚现象。

性暴力是大多数冲突的一个特点。但是，直到最近，国际社会才开始在讨论预防冲突时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由于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也受到冲突的影响。除了其它的严重后果，我们还看到性暴力案件的增多。为解决这一问题，乌克兰当局准备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制——首先是联合国——加强合作。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的最新报告并未提及在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的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某些地区发生的冲突中性

暴力，我们坚信，应当纠正不报告这些暴力现象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借此机会提议，相关的特别程序，如班古拉女士作为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而开展的工作，应当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某些地区的局势纳入她的活动领域。

作为一个最近通过关于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乌克兰也坚信，必须确保妇女平等、充分地参与有关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策，并确保她们积极地在司法和安全部门的各种岗位——如律师、法官、警官及其它岗位——任职。我们还充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和安理会作出具体、切实和有效的防范努力，并推动它们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

西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塞内加尔代表团谨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法国适时选定今天辩论会的议题，即，应对武装冲突局势中的贩运人口和性剥削行为构成的威胁。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就法国为本月安理会规划的会议向你表示祝贺。你在指导安理会工作时将得到我们的充分配合，我们将迎来一个充满反思和行动的繁忙月份，其目的是促进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的和平。

我还谨感谢在法国之前担任轮值主席的埃及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谨感谢秘书长的重要发言，并感谢我们今天的通报人、即班古拉女士、加玛丽纳洛女士和戴维斯女士的高质量通报及其为我们所作的令人心碎的描述，这足以充分证明这一令全球良知震惊和不安的祸害的严重性。

性暴力作为造成改变社区组成的民众流离失所问题的因素，并作为武装团体特别是恐怖主义团体的资金来源以及羞辱敌对族裔群体的手段，理应受到安全理事会的关注。这就是说，本次辩论会极为适时，因为6月19日我们将纪念首个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尽管十多年来该议题一直是安全理事会的优先事项，但冲突中性暴力仍然是令国际社会越来越关切的问题，因为在各个冲突区，包括

在非洲，有人正在大规模实施强奸，却完全不受惩罚，令人遗憾。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指出的那样，这一现象特别令人关切，因为每有一起报告的同冲突有关的强奸案，就有至少10起其它未报告的此类案件。这些案件由于恐惧、羞耻或文化和社会压力而被掩盖起来。

正如该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尽管为处理此类问题作出了种种努力，但此类暴力及其灾难性后果仍在继续。在对非国家团体和恐怖分子的贩运人口行为表示越来越强烈关切的同时，报告还考虑到今天遇到的新情势，建议重开关于资助暴力极端主义的行为和打击这一祸害的国际辩论。此外，报告提请注意贩卖妇女和女童现象的经济和战略基础。关于性暴力特别是贩运人口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项全面战略。这项战略应以下列优先事项为指南：预防、保护、重返社会及追究责任。

有效保护要求有适当的手段和机制来为受害者提供信任 and 安全感，从而使他们能够举报肇事者。关于预防，必须加强关于性暴力的灵敏和快速干预措施，为此要提供同眼前的具体情况相称的充足财政和人力资源。此外，作为旨在解决冲突的调解工作的一部分，需要考虑到性别问题提出的挑战，以确保将冲突中性暴力充分纳入停火与和平协议、此类协议的执行机制以及当然还有建设和平各阶段工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欢迎保护妇女问题顾问在实地的存在不断增加，负责在有关冲突中性暴力的跟踪、分析和信息交流等安排框架内召开会议，并协助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以期获得保护受害者的承诺。同样至关重要，要投资于妇女团体领导在地方层面打击极端主义和青年激进化的各种举措的能力。因此，塞内加尔的妇女监测和预警室——相当于塞内加尔妇女情况室——的例子清楚显示了妇女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在塞内加尔，自2012年以来，该机制一直存在，其首要任务是动员妇女和青年积极参与预防冲突和调解。

在区域层面，预防性暴力应当首先从执行在非洲联盟（非盟）一级批准的法律框架和国际文书，例如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中妇女和儿童处境的第283号决议做起。不过，应当指出，除预防外，镇压仍然不可或缺，因为镇压能劝阻有犯罪可能的人不去犯罪，有助于恢复民众对法治的信心。还应该表明，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妇女和儿童不受法律保护。

正如秘书长先前在谈到“博科哈拉姆”组织绑架奇博克的女童这一悲惨事件时所回顾的那样，可悲的是，恐怖主义团体在贩运人口、特别是在武装冲突中性剥削方面十分在行。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保护妇女和增强妇女权能必须是任何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的核心所在，以便一劳永逸地处理性别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紧急回顾，亟需执行关于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联系的第2195（2014）号决议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我们还认为，同传统宗教领袖协作也势在必行。传统宗教领袖在进行战略性沟通方面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使我们能够反击和消除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言论。我要回顾，冲突各方有责任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制止武装冲突中性暴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预防、援助和保护。而且，正如2015年通过的关于贩运人口行为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所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主动采取行动以阻止、发现及消除贩运人口行为，尤其是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实施的此类行为。

最后，我高兴地重申，塞内加尔继续致力于打击性暴力。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同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协作，赞助为此发起联合国运动，就显示了这一承诺。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班古拉女士。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根据秘书长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最近报告（S/2016/361）讨论打击此类暴力的努力状况提供了良好机会。负责冲突中性暴

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在这一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为此同受武装冲突影响各国的政府合作方面。

我们仔细研究了2015年秘书长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该报告所载的许多结论和建议契合今天的议题。毫无疑问，我们今天首先想到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实施的性暴力范围和空前的残暴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别重视受影响妇女和女童康复问题这一要务。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国际合作，由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发挥核心和协调作用，否则就不可能给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罪行以最后一击。

在武装冲突中，妇女与儿童经常沦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此外，她们在途中和难民中心面临性暴力的威胁。尤为令人关切的是，有报告说，目前已经出现剥削难民的新的非法组织结构，包括利用非法贩运、商业性贩卖和性奴役网络，秘书长的报告也提请注意这一问题。

打击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各方面工作，包括与贩运人口有关的问题，是一些联合国机构和国际举措的焦点。正如秘书长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现象具有跨国的性质。有必要按照现有文书加强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国际努力。在这方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作出切实的贡献，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

作为联合打击贩运人口之友小组的一员，我国非常重视在系统层面开展工作，打击贩卖人口活动。鉴于这是人们目前关切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武装冲突导致难民大规模涌入，执行《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行为全球行动计划》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应侧重于武装冲突局势、尤其是安理会议程上局势中的性暴力问题，同时避免与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机构的工作重复。与此同时，应该把打击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视为解决冲突全盘措施的组成部分。

很遗憾，我们不得不指出报告中持续背离安理会先前核准的术语的做法。我国代表团曾提请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指的是报告中用较模糊的“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的概念，取代安理会在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上的用语。本次辩论会的拟议主题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种试图修改已商定措辞的做法令我们关切，主要是因为由此也可能造成宽泛地解释现有的任务规定，模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打击有组织犯罪或侵犯人权行为等一般事项之间的界线。

我们深信，不应该利用安理会审议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或整个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强推有争议、各国在其概念和做法上并未达成共识而且以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为焦点的文件和辩论。这样做有可能分散注意力，忽略影响安全理事会授权直接计划的计划的任务。

很快，我们将在今年6月19日纪念第二个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我们希望，联合国的活动，包括今天的辩论会，将有助于消除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和危害平民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最后，我将就乌克兰代表团的发言讲几句。在此发言中，他们再次企图把乌克兰平民遭受的灾难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平民遭遇的苦难是基辅2014年开始对该地区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并实行社会和经济封锁的结果。具体而言，针对今天会议的议题，我们不妨把乌克兰境内妇女的处境以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处境问题作为一个例子。这些问题与乌克兰代表团声称的不同，已在国际机构的文件中得到反映。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曾多次呼吁关注针对这些妇女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乌克兰特别监察团也注意到境内流离失所者特别容易被贩卖和剥削的脆弱性。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苏亚雷斯·莫雷诺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谨感谢埃及代表团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并祝贺法

国代表团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主席先生，我们重申，我们支持你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工作取得成功。我们欢迎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提交关于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6/361）。我们感谢班古拉女士、加玛丽纳洛女士和戴维斯女士的通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谴责由各种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一切形式的性暴力，特别是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这种理应受到谴责的行为毫无道理可言。这种罪行侵犯人的尊严，对其受害者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被污名化，面临因社会压力、文化和宗教模式及缺乏专业人员和最基本基础设施来提供照料而造成的一系列障碍。此外，这种行径明确违反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不能允许这种罪行不受惩罚。我国要求有效地追究所有形式的性暴力的责任。我们应该对所有煽动这一行为或应对此类罪行负责的人实行惩戒性制裁。

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在武装冲突中的脆弱处境尤其令人担忧，特别是在他们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时，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最终成为贩卖人口和性奴役行为的受害者，非国家团体和犯罪团伙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狼狈为奸。战争经济依靠人类悲剧和最脆弱群体滋养。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被指控以性暴力作为战术一部分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国际社会应确定如何确保推动作出具体承诺，以防止未被安理会定为恐怖分子的武装团伙使用性暴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当在和平谈判与停火谈判正在进行的情形下，推动就此特定问题达成适当的协定。

建设抗御能力，特别是在身陷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国家培训和提高与司法、卫生和社会福利体系相关的国家机构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携手努力，以便能在充分尊重相关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发展和加强这方面能力，以适

当地落实问责制，协助这种暴力的受害者和儿童康复，以保障他们维护自己的身份，包括国籍的权利，而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关于机构能力建设进程，我们肯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所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重申，我们坚决谴责由任何外国军队，维和行动或政治特派团的军事、警察或文职人员，以及未被认为部署在这类行动中的本组织工作人员犯下的所有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因此，我们支持已获得安全理事会授权或支持的任何维和行动或军事特派团已经或将要实施的关于任何性暴力事件的零容忍政策。

在重视预防这类行动，首先是在追究本组织或本组织授权的国际部队中任何犯下这类罪行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方面，联合国必须成为前后一致和坚定不移的榜样。

正如报告指出，性暴力已达到新的水平。中东和非洲的极端主义团体和恐怖分子把它当作战争工具，有选择地袭击种族和宗教少数，企图消灭他们；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控制领土和自然资源而驱逐居民。这类行动的主要凶手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伊斯兰军、基地组织、胜利阵线、博科哈拉姆组织，以及它们所在地点的所有相关团体和民兵。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尊重国际法条款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有关禁止向这类团体供应武器、提供财政或后勤支持的规定，以便我们能够有效消除它们的行动能力及其可恶的性剥削和性暴力做法。

我们也同意秘书长报告中的话，重申作出战略协调努力的重要性，以便防止性暴力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努力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我们还要指出，为了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和消除贩运人口罪以避免武装冲突中的性剥削，需要召开一个广泛的民主讨论论坛，确保会员国、负责该领

域中工作的所有联合国实体以及不同区域和次区域机制的充分参与，以便协调这些行为体并产生协同效应。

最后，我们谨表示，我们支持有关把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纳入制裁委员会、特别是关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制裁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的建议。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主席和召开关于一个重要问题——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公开辩论会。我也谨再次重申，安哥拉充分支持你担任本月份主席，以便确保安理会本月工作取得成功。我也谨赞扬埃及在刚结束的一个月里所做的出色工作。

请允许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开幕词，并且也感谢两位通报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和加玛丽纳洛女士在安理会所作的非常精辟的通报。这是重申对捍卫和保护性暴力和贩运人口的受害者作出长期承诺的一种方式。

自从一年前我们举行上次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和大会通过了指定6月19日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的第69/293号决议以来，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继续广泛发生，而肇事者却因为不受惩罚而更加猖狂，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正如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最近报告（S/2016/361）所指出，2015年期间记录了对妇女和女童的大规模侵犯行为，而我们安理会拥有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侵犯性尊严的罪行以及系统化的性暴力和性虐待，构成了恐怖分子企图在其控制地区巩固权力的奖惩制度的组成部分。此外，性暴力已成为迫使平民背井离乡的驱动因素，而性奴役已成为招募男子、本地青年和外国战斗人员加入恐怖分子队伍的一个核心特征。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242（2015）号决议指出了性暴力如何成为某些极端主义团体的战略和意识形态的一

部分，以求增加他们的权力、收入和招募，并且是一个旨在摧毁目标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工具。

至于第1820（2008）号决议，它认识到性暴力如何成为战争手段并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强调了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可以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事实。

《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规定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中确保妇女的社会保护、参与和赋权，承认妇女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推动力，并承认在反恐战略同保护妇女与女童并加强其权能的努力以及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发表了这种有力的声明，并且国际社会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已转变为相当数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例如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决议、战略和行动计划，但我们正在目睹主要由，但不局限于，伊黎伊斯兰国、青年党、博科哈拉姆组织、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犯下的冲突中性暴力的升级。

秘书长的报告着重说明性暴力如何一直是中东、撒哈拉以南区域和非洲之角强迫流离失所现象的肇因。2015年，950 000名新难民和移徙者逃往欧洲，流离失所和跨境活动的规模巨大，导致为性奴役目的贩运人口的活动增多。在性剥削和性奴役的各个方面，最令人痛心的是给受害者造成的身心创伤，恐惧和文化污名使其无法举报暴行。

发生性暴力国家的国家机构，即警察和司法机构，必须增强能力，使性暴力受害者产生信心。我希望，随着目前召开我国警察局长参加的会议，这一局势将得到认真考虑。要确保究责和审判，就必须加强国家机构。在预防和威慑潜在的施暴者，建立可信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以及建立法治方面，二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步骤。在这方面，安哥拉十分重视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在为各国政府提供援助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在刑事调查和起

诉、军事司法、立法改革、保护受害者和证人以及为幸存者提供赔偿等方面。

另一个重大关切方面是，继续有指控称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依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行事的非联合国部队实施了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尤其令人关切的是关于对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未成年人实施性虐待的指控。肩负着保护平民主要任务的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人员欺凌陷于极端脆弱境地的妇女、女童和男童，实施此类可鄙的侵犯人权行为，这实在令人遗憾，也令人费解。有鉴于此，安哥拉全力支持秘书长对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实行的零容忍政策，并欢迎继续作出承诺，加强根据透明、有罪必究和不偏不倚等原则保护她们的措施。今天上午，西班牙提议增加实地的保护妇女顾问人数，以监测、分析和报告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促进与冲突各方就保护承诺进行对话，以此作为一种努力，加强冲突中性暴力的预防、预警和及时应对工作。我们也加入了这项提议。

最后，国际人权准则和受冲突影响国的国家立法之间仍存在很大差异，后者往往将这些罪行大事化小。在这方面，安哥拉鼓励国际社会协助各国政府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此按照国际准则制定和落实打击性暴力和贩运人口的国家计划和战略。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开始就任安理会6月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非常感谢法国安排今天的这场辩论会。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是联合王国的高度优先事项。我非常高兴的是，在安全理事会，我国是关于这一议题的执笔人。

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欢迎我们今天上午听取的发言者的通报。我发现，通报内容谦恭感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引述先前的一位通报者的原话：

“伊斯兰国不仅仅来杀害我们……，而且还把我们视为有待交换的……商品”（S/PV.7585，第6页）。

“有待交换的商品”——这是“雅兹迪”派活动家纳迪亚·穆拉德·巴赛·塔哈12月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所说的话。她在结束发言时说，

“今天必须杜绝危害妇女及其自由的犯罪行为。”（同上，第7页）

这距今已过6个月。可悲的是，正如通报者和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尚未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尚未杜绝这些犯罪。在叙利亚、伊拉克和远至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方，这些犯罪行为持续不断。对此，我们不能被吓倒。我们的努力必须持续不懈，同样，还必须影响深远。我期待着就罗曼的五个行动要点与西班牙开展合作。今天，我要提出自己的四个步骤。

第一步：我们首先必须拨乱反正，消除“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得以发展壮大的混乱局面。这些团体不承认法律，也不承认边界。它们为所欲为，逍遥法外，无视合法当局或他们奴役和贩运的对象的人权。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正在联盟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战胜“达伊沙”，收复他们宣称统治的土地。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叙利亚不懈努力——这是安理会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工作的一部分，以便制定一项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即结束使“达伊沙”得以发展壮大之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面临极端分子破坏稳定之影响的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以便极端分子的仇恨无法深入人心。我们战胜“达伊沙”的努力正在慢慢奏效。他们已失去一度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的逾三分之一领土。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还必须确保军队和安全部队能够预防和应对性暴力，并为此训练这些部队，并有能力这样做。例如，联合王国正在伊拉克训练佩什梅加部队，让它们能够敏感而妥当地做出反应，

满足“达伊沙”性暴力和贩运活动幸存者的需要。我们认识到，这并非囿于全球一隅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在训练非洲维和人员和士兵，包括马里的军队。因此，我们正在训练我们自己的部队，以及来自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摩洛哥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队。我们所有人都应发挥作用。我们本国的警察和军队必须更好地代表我们的社会，更多地招募和提拔妇女。在杜绝性暴力祸患方面，联合国自身要发挥充分作用，就不能、也不得成为该问题的一部分。任何佩戴联合国蓝色头盔的人，绝不能参与性暴力、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甚或以任何方式染指其中。凡犯下此等罪行的人，无论是维和人员还是“达伊沙”狂热分子，都须被绳之以法。究责不容带有选择性。

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三步，联合王国政府正在建设政府、司法机构、警察、军队及民间社会的能力，以强化对性暴力行为的起诉。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科索沃、尼泊尔、叙利亚及乌干达，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此类努力必须通过国际刑事法院以及混合法院和国内法院促成更多的调查和起诉。绝不能让犯下那些暴行的罪犯逍遥法外。

在第四步中，我们必须反对有害地给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加以污名的做法。幸存者和因强奸而生的儿童往往遭到家庭的排斥，并从社区放逐。但凡幸存者摆脱性暴力恐惧，她都应找到希望和支持，而不是排斥和缄默。因此，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一切接受、宽恕性暴力或为其开脱的风气。

最后，我要谈谈最后一点想法。正如雅兹迪活动家Nadia Murad恳请我们去做的那样，我们要成功地杜绝这些罪行，就需要基层组织乃至全球性组织提供尽可能广泛的支持。这样做意味着与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联合王国与德爱基金会等组织开展合作，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最偏远地区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支助。它们在政府难以到达的地方帮助处境艰辛的妇女和女童。

然而，过去一周，逾250个非政府组织要求获得联合国核证的申请要么迟迟得不到批准，要么遭到拒绝——多半是出于站不住脚的理由。在人权与妇女和性别问题上，其中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带头作用。这些组织增强妇女的权能，也能使我们得以努力确保妇女和女童不再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我们必须接纳她们，而不是拒之于门外。因此，我呼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停止这些随意拖延的做法，接纳这些非政府组织。我希望在座各位将与我同声发出这一呼吁。

易卜拉欣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法国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相信你的干练领导能力。法国在担任主席国的第二天，便召开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重点处理贩运人口层面的问题，由此证明了这一能力。我们赞扬法国的这一举措，也赞扬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提供指导的有益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

我还要赞扬埃及代表团上个月成功担任主席国。

我国代表团赞赏潘基文秘书长的讲话，并重申坚定支持联合国努力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我还要肯定各位通报者——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以及丽萨·戴维斯女士在各自发言中共有的执着、丰富专长和证言。

马来西亚欢迎2015年12月16日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其中确认在武装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影响。这是朝着动员采取协调一致持续行动解决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贩运人口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进一步揭示，贩运人口同冲突中性暴力行为有着惊人和无孔不入的联系。显而易见，武装冲突造成的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加大了

妇女和女童的脆弱性，使她们更容易成为丧心病狂的性贩运行为体的猎物。

我们继续目睹性暴力产生可怕的影响，它不仅被用作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策略，而且还被非国家武装团体用作一种可鄙的恐怖战术，包括绑架、逼婚、性奴役及贩运妇女和女童。冲突中性暴力方面的这些可怕趋势需要国际社会的继续关注和对策。我们希望，在本次讨论中将广泛探讨这一点，并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今年的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报告（S/2016/361）提供进一步令人不安的证据，证明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有预谋、有系统和战略性地对妇女和女童使用性暴力。在冲突区，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是个司空见惯的现实，令人震惊。在奴役她们方面，她们被用来诱感和招募战斗人员，亦即将她们许配给战斗人员为妻和充当性奴隶，以求从社区中榨取赎金，或者作为通过性贩运来获得资金的手段。为助长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而公然和肆无忌惮地剥削妇女和女童的行为，要求我们扩大现有反恐战略，包括遏制因冲突中性暴力而产生的资金流向恐怖主义团体。我们认为，在本月的《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第五次审查期间，应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虽然围绕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概念辩论会仍在进行，但是，我们要是忽视妇女在预防和减少这些孪生现象方面能够而且的确在发挥的关键作用，就有失职之过。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欢迎秘书长在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建议，并强调对妇女的保护、她们的参与以及增强其权能，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战略中的核心考虑因素。

在应对贩运活动等跨境犯罪方面，亟须开展区域机构同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在贩运路线跨越冲突区和涉及冲突中性暴力时，尤为如此。为支持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此类协调一致行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于2015年11月在吉隆坡签署了

《东盟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公约》，以期促进区域内合作，包括调查和起诉施暴者、信息交流及能力建设方面合作。

我国代表团充分认识到在打击贩运人口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了这一点。马来西亚依然致力于消除这一祸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并且继续采取措施改进我们的对策，其立足点是同广泛的伙伴和利益攸关方联手的全面办法。例如，马来西亚政府直接支持在我国努力为贩运人口受害者提供支助的75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为此提供法律、医疗和后勤援助等基本服务。在执法层面，我们在东盟警察首长协会和国际刑警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以破坏、削弱并捣毁区域和国际贩运网络。

拯救受冲突中性暴力影响的妇女、儿童和男子，使他们复原和重返社会，必须成为我们各项行动的核心所在。性暴力幸存者往往两次受害，先是遭受令人发指行为本身之害，尔后遭受作为受害者背负的污名之害。这种污名可延续数代，对于性暴力受害者所生子女，尤其如此。有时，他们遭到不公遗弃，或者在社区内无人理睬。必须打击这种无端辱没行为，为此促进从基层乃至最高政治层面的更大同情、理解和认识。我们大力鼓励民间社会、社区和宗教领袖进行参与，扭转对性暴力幸存者特别是性暴力受害者所生子女的负面看法，因为在重返社会的努力中，他们往往遭到忽视。

此外，我们支持为冲突中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及时、全面援助和医护服务，帮助她们复原和重新融入所属社区。此外，我们鼓励捐助方持续资助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重返社会方案，特别是生计方案和教育机会。

我们本月晚些时候将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马来西亚同国际社会一起，誓言声援所有冲突中性暴力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她们在克服巨大的苦难中所表现的尊严和决心是有力的证明，并警醒我们加倍努力，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最

后，我借此机会，赞扬班古拉特别代表和她的办公室以及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和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提供分析并沟通这方面的反应。我们向他们保证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也赞同班古拉女士的在结束语中所说——帐迟早要算的。

陶拉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就你本月领导安理会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班古拉女士、加玛丽纳洛女士和戴维斯女士的出席和宝贵投入。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16/361)和各位通报人描绘的情景令人深感不安。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为性剥削的目的而贩运，让我们震惊。这些不是孤立事件，而代表了一个规律和一项政策。悲哀的是，出于当今冲突的现实，国家和国际保护机制接触不到受害者。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采取步骤，解决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的肇因，阻止和打击正在出现的暴力，确保向这些罪行问责，并支持幸存者。

首先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消除那些使平民易遭受虐待与剥削，使恐怖和犯罪团体得以实施这些罪行而不受惩罚的条件。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激增，通常是长期冲突以及保护机制和国家司法框架崩溃的产物。除非这些冲突得以解决，以及为大部分此种罪行负责的团体本身被击败，否则我们不能指望有大的改观。

第二，我们需要回击那些为此种行为开脱和辩解的言论。对于很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人员来说，一个新娘或性奴的许诺是一个激励因素。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呼吁，即将打击有预谋、有系统地以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为目标行为的努力，纳入我们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战略的主流。我们也欢迎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作为一个重点领域，纳入秘书长最近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报告。

第三，我们需要在国内、区域和国际各级做更多的工作。在国内，我们需要确保有起诉国民，包

括海外公民的国家框架和程序。而且我们需要同其他国家有效合作，确认此类人员。在新西兰，我们的重点是将贩运人口入罪，打乱犯罪和恐怖分子网络，并处理相关罪行，方法包括追踪和没收资金资产。新西兰作为《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的缔约国，收紧了立法，使得我们的公民和居民可以因此类罪行受到起诉，哪怕这些行为发生在新西兰以外。这形成一个威慑，并且确保对人口贩运分子有罪必罚。

有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至关重要。在亚太地区，我们通过巴厘进程为解决贩运和贩卖人口的区域努力所做的积极贡献，已经颇有成效。在2015年，新西兰引领了一段时期的联合行动，侧重于通过一系列分别但协调的执法行动，打乱亚太地区的贩运网络。这项举措高度成功，第二个联合行动期在上个月启动。

在国际一级，安理会可以发挥作用，包括通过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制裁制度。正如秘书长明确指出的，贩卖妇女和女童是伊黎伊斯兰国及其相关组织的一项资金来源，也是一个招募工具。第2253（2015）号决议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阻断这些团体的所有资金来源，包括将转移来自性剥削和性虐待的资金的人列入名单的选项。但要是使这个办法奏效，成员国必须积极地提名从事此种行为的个人和实体，以供指认。作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的主席，新西兰愿意讨论如何让制裁更有效地处理助长恐怖主义团体的贩卖人口问题。

最后，从更长期看，我们不要忘记，需要治愈个人和社区的伤疤，并向最大责任者追责。许多罪行是近年来在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北部和其他地方所犯下的。我们必须确保将冲突中性暴力施暴者绳之以法。在此期间，我们务必支持收集和保留证据的努力。

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说，暴力的幸存者——妇女、女童、男人和男童——也都必须得到足够的支持。这对于减轻他们的痛苦，使他们能够不蒙受不公或污名，重新融入社会，是必要的。通过教育并联系社区和宗教领袖，我们必须把污名从幸存者转向施暴者。当幸存者无法重新融入他们社区的时候，另行安置也是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我们呼吁所有各国，在启动难民保护机制时，确实考虑到为性剥削目的而进行贩卖的潜在风险。作为安全理事会和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制止贩卖人口和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而且我们必须帮助受害人重建生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法国代表身份发言。

我热情地感谢各位具体而非常有益的发言，这反映了一个共识，一个一致的意愿，要制止在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和贩卖妇女和儿童的不可接受和可憎现象。我谨特别肯定秘书长的努力和他的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亲身介入。她不但在实地会见了冲突中的受害者，而且还有力地提出了打击危机或冲突局势中性暴力的办法。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加玛丽纳洛女士提出的，尤其关于妇女和女童的困境方面的见地，尤为深刻。最后，戴维斯女士在理事会这里的证词呼吁加紧努力，处理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的原因和后果。

今天已经清楚地认明并回顾了冲突中对妇女和女童性贩运的后果。一方面，它们摧残生命，整个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纽带，而且造成排斥受害人和由强奸而生的儿童。另一方面，性贩运直接助长恐怖主义——不仅通过增加此类团体的资金来源，而且通过达伊沙之流实施的逼婚许诺或“性补偿”等令人发指的行径吸引新募人员。

面对这些为人熟知的悲惨后果，应能更好地考虑到因性目的而贩运的根源。它们的基础是性别不平等，这是妇女和女童身体商品化的第一阶段。要纠正这个局面，除其他外，必须在教育和保健领域

内增强妇女权能，务必使她们得到这方面适当的服务。这特别包括在冲突局势的强奸案中，包括在难民营，获得堕胎服务。对每一名妇女来说，作出自己的决定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法国将此作为优先事项。每个会员国都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赋予妇女自主、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对其身体的控制权。这一决策权和选择自由不可因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文化或习俗而有细微差别或变得相对化。

安全理事会在打击贩运妇女和女孩卖淫方面也负有集体责任。安理会因其成员之间存在分歧而无法妥善处理性别问题，阻碍了冲突中妇女地位的改善。同样，审议冲突局势中性暴力问题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时，往往与安理会日常审议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威胁相脱节。

在现实中，性暴力是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组织等恐怖主义团体使用的部分战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短期和长期威胁。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以及其他地方看到了这一情况。今日因性暴力而出生的儿童可能成为明日的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因此，我要为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就此议题采取行动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我们必须加强维和行动保护平民的任务授权，要为此设立专门监测机构，由人权专家和警察组成，并开展司法合作，以便通过巡逻更好地查明风险，查明买卖妇女市场，捣毁贩运网络。定于6月10日由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主持召开的公开辩论会将提供一个机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可能性。

第二，我们应当更好地将贩运人口问题纳入安理会的讨论。去年12月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目前正在研究编写的秘书长的报告也是如此，该报告将于2016年12月提交给安理会。还需要进一步作出努力，查明通过参与为性暴力而开展贩运活动来资助恐怖主义团体的个人和实体，包括通过各制裁委员会的活动这样做。

第三，我们必须更有系统地将具有性层面的罪行纳入和平或和解协议的调解和谈判努力。此类罪行必须像其他暴行一样，被视为破坏停火的行为。

最后，特别是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十年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强妇女在打击贩运活动和恐怖主义的战略中的作用和参与。应当特别注意打击可以逍遥法外地买卖妇女和儿童的实际市场和虚拟市场。打击这一领域有罪不罚现象本身就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动员起来。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要欢迎秘书长致力于对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包括性虐待和性剥削实行零容忍。在联合国授权的特派团框架内以及在其他地方，我们都必须以身作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联合国要像会员国那样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性暴力。法国在这方面已经采取范围广泛的措施，并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报告了这些措施。我们在此问题上的决心坚定不移。

今天的辩论会对确定有关贩运妇女和女孩卖淫的挑战和解决办法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现在有责任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继续积极处理这些问题。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首次纪念活动定于本月即6月19日举行。它将为法国和联合国持续动员国际社会处理这一优先问题提供机会。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分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要呼吁各位发言者以正常语速发言，以便准确提供口译。

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斯库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在安全理事会过去几年来所作大量努力基础上再接再厉，并感谢你刚才发言时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

我代表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发言。

我要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所作的通报，但更重要的是，要感谢他们就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所做的工作。我还要表示，我们大力支持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及其办公室，包括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工作。在确保向受害者提供支助和加强处理同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有罪不罚现象的能力方面，他们向会员国提供的支持至关重要。

尽管我们齐心协力并且感到愤怒，但性暴力祸害继续存在，而且有着许多不同的方面和表现。然而，有一个共同点是，任何区域都未能幸免。这就迫使我们齐心协力，相互合作，力求制定适当对策。

我们生活在一个移徙者和难民异常流动的时代。逃离者往往绝望、脆弱，易受贩运人口、剥削和虐待等行为侵害。这迫使我们向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提供保护。在我们各国，我们以各种方式向寻求庇护者提供支助，包括基本的财政支助、医疗保健服务和住所。这不仅是一个尊重人权和维护尊严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打击剥削弱势群体行为的办法。

然而，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努力置于在全球建立并维持和平和实现长期发展的更广泛议程背景下。这包括消除冲突根源、消灭贫困和建设国家能力，并为此划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要使这种办法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在各个层面改变观念。第一，我们必须更加重视预防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将重点从将妇女视为受害者转向将妇女视为变革推动者。我们必须加强妇女的经济赋权、妇女的平等政治参与以及妇女充分享有人权三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改革机构、规范和行为。我们必须让男子和男童参与实现性别平等。

第二，我们必须采取更具整体性和一致性的体制办法。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采取行动来打击贩运行为和冲突中性暴力。我们必须同所有相关行为

体，包括联合国系统内各行为体，以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更具有活力的伙伴关系。我们必须建设能力，促进国家自主权和包容性进程。在此框架内，我们自豪地跻身为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和专家组加强国家预防和应对行动能力的工作作出贡献最多的国家行列。

我们也支持有妇女参加和平谈判和妇女组织参与的和平进程。非国家行为体也需要参与这一努力。还应当发挥传统和宗教领袖的潜力。在这方面，我谨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及其办公室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打击冲突相关性暴力。

我要谈的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与前一点有关。我们需要找到资源，确保长期坚定的承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慷慨参与，为和平与发展努力，包括加强各国解决贩运和冲突相关性暴力挑战的努力提供长期、可测、可持续的资金。北欧国家用各种方式为和平与发展提供长期资助，肯定和倡导妇女作为和平推动者的作用。旨在促进联合国调解努力的北欧妇女调解人网络，以及我们对联合国相关基金和方案的慷慨、非专用捐款，是这项承诺的诸多表现之一。

6月19日，我们将首次庆祝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国际日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加强问责制，提高认识，展示加倍努力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祸害的决心。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德国代表发言。

布朗先生（德国）（以法语发言）：我向主席国法国表示敬意。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在法国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伊始即及时召开这次辩论会。今天会上各位富有意义的通报再次证明，消除与冲突相关性暴力必须成为安理会工作的核心。同其他人一样，我要特别感谢丽莎·戴维斯女士的发言和她根据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提出的

出色建议，该工作组不懈努力促进性别平等，打击性别歧视。

显然，性暴力犯罪最为令人憎恶，甚至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残酷冲突背景下亦是如此。我想到的是尤其是雅兹迪妇女和女孩经历的难以言表的困境，其中许多人已在德国找到避难之处。这些妇女和女孩受到一种特别变态的贩卖人口形式危害，需要我們充分关注。安理会以其独特的任务和职权，应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联合国制裁制度可以成为打击性暴力的利器。2015年，在四个制裁制度中有12人因性暴力或其他侵犯妇女人权的行为被列入制裁。德国欢迎这些努力，但这还不够。应该把性别平等纳入所有制裁制度，例如增加性暴力为指认标准之一。加强反恐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联系，也是德国最近在柏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的主要建议之一。我们不久即将与安理会分享这次研讨会的全部结果，会员国和民间社会主要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其次，在2015年10月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高级别审查期间，雅纳尔·穆罕默德女士向安理会通报了妇女民间社会组织在伊拉克开展的勇敢工作（见S / PV. 7533），介绍了她所代表的组织如何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开办安全庇护所，帮助躲避贩卖和性暴力。因此涉及我的观点，即民间社会组织可在应对与冲突相关性暴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应该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通报，如穆罕默德女士或戴维斯女士今天的通报证明，民间社会可为安理会审议提供尖锐、独立的视角。

第三，加玛丽纳洛特别报告员一再提醒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贩运、移徙和冲突之间有重大关联。决不能对我们将应对贩运问题的的工作主流化的呼吁置若罔闻。我谨重申，德国充分支持加玛丽纳洛女士的任务和工作。

德国也欢迎使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成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主流的广泛努力。但我们认为，可

以把这些努力与其他进程，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程更好地联系起来。我们计划不久主办一次讨论，探讨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更好地相连的办法。

第四及最后，我们迫切需要加倍努力打击性暴力，但也需要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参与层面变成现实。在安理会发表的言论中仅偶而包括这些层面，即使提及，也往往缺乏细节。作为对今天讨论和每年秋季有关第1325（2000）号决议更为广泛的辩论的补充，德国也谨鼓励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不仅在专题公开辩论中提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而且在处理具体冲突时顾及妇女积极参与和平进程与预防冲突。这种参与也可以成为今年9月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年度辩论会的一个焦点。

最后，让我重申德国对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冲突相关性暴力侵犯的不懈承诺。现在更紧迫地需要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这将继续是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博焦伊女士（匈牙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法国提供机会，让我们反思这个令人严重不安和倍感震惊的议题。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提出具体行动及步骤（见S / 2016/496，附件）。

匈牙利自然赞同观察员稍后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贩卖人口这一现代奴隶制是不断扩散的全球性威胁，遍及每个国家。特别是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不安全的程度及家庭和社区结构与其他安全网的破裂，提高了特别是妇女和女孩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犯的风险。我们深感不安的是，贩运人口，而且往往是为性目的贩运人口，已经成为武装冲突重复出现的特点和副产品。

秘书长关于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最近报告（S/2016/361），描绘了一个令人严重不安的局面：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哈拉姆组织等团体利用奴役和性暴力已成制度，经常专挑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团体，以便许诺为男性战士提供女性以利招募，创造收入，恐吓当地社区，或将居民逐出战略要地。我们发现，达伊沙在地处跨地中海贩运要道的利比亚地区的存在不断增加，特别令人担忧。匈牙利认为，若要更有效地打击这一全球威胁，必须采取若干步骤。

第一，会员国需要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和贩运人口行为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主导作用。

第二，有效执行各项相关国际文书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匈牙利赞赏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禁毒办）继续支持会员国，应其请求提供技术援助，以协助执行工作。

第三，我们认为，迫切需要作出预防和保护努力。匈牙利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防止和保护冲突中妇女和女童免遭贩运的战略必须注重和促进性别平等。保护遭极端主义团体剥削的妇女和女童尤为重要。我们会员国还必须确保我们派去保护民众的那些人不会成为剥削这些民众的帮凶。

第四，必须确保追究性暴力和贩运人口行为的责任。我们强调，亟需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人们很容易动辄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进行此类审判的论坛；我们决不应忘记，负有首要责任的是各个国家。各国必须加大缉捕犯罪分子并通过本国法院将其绳之以法的力度。匈牙利支持将粗暴侵犯妇女人权及其它形式基于性别的犯罪行为的实施者纳入联合国和双边制裁。有鉴于此，我们鼓励将较广泛参与贩运人口的行为作为列入联合国制裁机制名单的依据。

第五，匈牙利坚决支持旨在促进妇女有意义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危机的工作。我们确信，妇女切实参与和平进程各阶段，是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这一现象不可或缺的办法。

匈牙利期待禁毒办目前正在编写的关于主席声明S/PRST/2015/25执行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将于12月提交安理会。我们准备始终积极参加关于如何强化联合国应对这一全球性威胁的讨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安理会轮值主席法国在“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组织本次辩论会。我还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扎伊娜卜·班古拉、玛利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以及丽莎·戴维斯等人的通报。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作的发言，并愿代表本国发表以下补充看法。

在2015年12月通过谴责出于性剥削和贩运目的绑架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的第2253（2015）号决议以及主席声明S/PRST/2015/15之后，意大利欢迎安理会加大处理贩运人口问题的力度，并期待研读秘书长关于在更好地执行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现有机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防止、打击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专门机构的专业知识，为这份即将出炉的报告及其后续机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今天辩论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把这一新出现的问题与综合的一套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中性暴力的决议联系起来。这些决议包括：2000年在纳米比亚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通过的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确认和平与性别平等和妇女领导作用密不可分；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第1820（2008）号决议，该决议是在意大利上次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并在我们积极参加了谈判的情况下通过的，以确保国际安全与性别暴力之间的联系最终得到承认；以及西班牙去年12月推动

的关于暴力极端主义性别层面的第2242（2015）号决议。

这一联系当今极其重要。最近就有消息称，伊拉克和萨姆伊斯兰国不仅利用社交媒体买卖性奴，而且还将其作为筹资渠道。大规模人口移徙流动是意大利已目睹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现象，其中，冲突中性暴力依然是导致民众流离失所的一种蓄意迫害形式。数千人因此逃离其祖国，沦为新难民和移徙者。意大利从多方面应对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一，我们提倡采取一种全面方法。为此，我们提出了一项移徙协议，其基础是坚定、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各项人道主义原则——首先是在海上拯救生命，并为应对移徙根源同时摧毁贩运者的经营模式制定具体和可实现的目标。

第二，我们通过批准和执行旨在打击贩运人口和保护受害者的相关文书，来加强司法方面的应对措施。其中，我们要提及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巴勒莫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包括关于贩运移徙者和奴隶贸易的议定书。在这方面，我还愿强调，意大利相关当局采取行动，逮捕、调查和起诉了对贩运罪行负有责任的个人。

第三，我们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专门的培训。意大利在维琴察设有“稳定警察部队英才中心”，该中心自2005年以来为特种警察部队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包括关于保护和促进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方面培训班。受过培训的人员——至今有8000多人，主要来自非洲——加入了联合国维和特派团或由区域或次区域组织领导的特派团的建制警察部队。

第四，我们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倡议，如2013年由联合王国在七国集团的一次会议上发起的“防止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倡议”。

鉴于有关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团体使用性暴力的数据令人震惊，还要作出大量努力。我谨非常简短地提出两点看法，以启发思考。

第一，我们需要帮助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站出来举报，因为统计数字显示，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离详尽无遗相距甚远。实地工作人员估计，每举报一个与冲突有关的强奸案，可能就有10到20个案件没有被记录。有鉴于此，应探索制定具体针对受害者的各种赋予经济权力方案。

第二，我们需要加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中调解工作的这一特定方面。我们认为，这一方面的全部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坚信，我们需要将妇女的调解作用纳入联合国所有议程的主流，因此，我们打算通过与联合国妇女署合作来做到这一点。

最后，不能使这些建议与保护妇女和女童及赋予她们权力的具体工作脱钩。只有被赋予了权力的妇女才能更有效地为可持续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并成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和有关贩运活动的一支预防性力量。意大利将继续致力于实现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目标。

主席先生（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即将到来的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纪念活动使我们有良机扪心自问，我们在铲除此类暴力的斗争中进展如何，我们拥有怎样的手段。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通报者的发言。这些发言当然清楚地表明，我们任重道远。

在我们的协同努力中，关键手段是有罪必究。国际刑事司法机制显著推进了打击对性暴力有罪不罚的斗争。1998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庭）取得新的突破，在阿卡耶苏一案中裁定性攻击是灭绝种族行为。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依照指挥官负责的原则，裁定让-皮埃尔·本巴对其下属实施的强奸负有刑事责任，认为强奸既是战争罪，也是危害人类罪。在将性暴力定为刑事犯罪方面，这些判决是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它们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对于作为战争手段的性暴力行为，不会没

有惩处。我们赞扬国际刑院检察官将性犯罪和性别犯罪相关指控纳入她正在处理的许多案件中，并优先处理这些犯罪。她的政策文件述及这一点。

主席先生，你今天也要求专注于贩运人口问题。去年12月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强调了国际执法合作包括调查和起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你在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中提出的问题，是安理会就此问题通过的第一项主席声明的自然延续。我们尤其赞赏针对安理会在其国别工作中的具体行动提出的建议。对贩运活动所涉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是应予认真审查的重要政策选项。

同样，我们看到，在监测贩运人口产生的资金流方面潜力巨大。依照国际法，贩运人口不仅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而且也是利润最丰厚的有组织犯罪模式之一。我们正在与联合国大学和其他合作伙伴就这两个问题开展合作，并希望将于6月晚些时候所进行审查的结果能够被纳入秘书长的报告，以供12月在安理会进行后续讨论。在打击贩运和现代奴役行为的斗争方面，我们应该使安理会得以采取下一步具体步骤。

全球各地的千百万人生活在堪称现代奴役的状况中。这种犯罪呈现多种多样形式，包括性奴役在内，几乎总是涉及妇女和女童。但是，尽管有禁止奴役行为的强制法——国际法规定的最严厉准则之一——但这一罪行不受惩罚的现象非常普遍，它既是战争行为，也是有组织犯罪的构成部分。消除这种有罪不罚的风气不过是杜绝现代奴役行为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而且也是亟需的一个部分。调查和起诉工作可能错综复杂，因为相关行为往往是在几个管辖区实施的。但凡国家管辖权未能发挥作用，国际刑事司法则须介入。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奴役行为可构成危害人类罪，性奴役可构成战争罪。因此，国际刑院可发挥催化作用，起诉这些罪行，同时展现其工作的真正全球性。在现代奴役和国际刑事司法的作用这一专题方面的会外活动上，将进一步探讨

这一巨大潜力。我们将于6月10日主办这次活动，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将参加活动。我希望在该活动上见到本次会议的许多与会者。

最后，安理会为应对武装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活动和现代奴役行为所做的努力，必须与我们在这方面的广泛努力紧密联系起来，因为这些犯罪的规模很大，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武装冲突无关。贫穷、流离失所以及以族裔和其他原因为由实施的歧视等因素，使许多人易于犯下国际法禁止的一大罪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必要地突出这一主题，因而为最终消除武装冲突和其他冲突时期的这一暴行提供了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弗莱拉斯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 and 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以及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组的莉萨·戴维斯所作的通报。

我们欢迎秘书长4月份就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提交的报告（S/2016/361）和2015年12月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我们期待着秘书长关于更好地利用现有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机制方面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赞扬班古拉特别代表、法治及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以及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的工作。

如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最新报告所述，性暴力的规模之大，仍令人震惊，包括贩运活动及其与广泛的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等最新趋

势。贩运活动针对特定性别。欧盟最近的数据显示，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活动仍是最普遍的贩运形式，而且主要以妇女和女童为目标。这类贩运活动是一种结构性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形式，既是需求也是利润催生的犯罪。无论是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剥削，还是其他形式的贩运活动，如逼婚和许多其他可鄙的剥削形式，该问题的核心依然是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和性别不平等。

贩运活动的受害者人数一直剧增，令人堪忧。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必须不遗余力，打击武装团体和恐怖主义团体对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民众犯下的令人发指罪行。严峻的真相是，一些个人和团体决定将妇女和女童视为有待拥有、交易、赠予和贩运的商品。由于有需求，人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其人权遭到剥夺。无所顾忌的战争政治经济告诉我们，把人的生命货币化后，即可为促进暴力和毁灭性事业筹集大量资源。众所周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有系统地利用性暴力调集资源，为其行动提供资金，包括通过贩运人口和奴隶市场勒索和贩卖妇女和女童。有鉴于此，尤其令人堪忧的是，伊黎伊斯兰国正在扩大其在利比亚各地区的存在。往年，这些地区是贩运人口的主要路线。

但不幸的是，除伊黎伊斯兰国外，还有其他恐怖团体，如博科哈拉姆，从事贩运人口活动。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指出，这是一个全球性威胁，见诸于许多冲突地区，包括叙利亚、索马里、也门、萨赫勒、刚果民主共和国，因而必须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加以应对。必须通过更好地了解各种根源、施暴者的动机及其行为给平民带来的后果，更好地了解并切断贩运人口与冲突中性暴力包括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性暴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方面，我们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预防层面。过去几年里，人们明显看到把性别层面主流化和理解妇女在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中的关键作用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加强全面的政策

和战略，增强妇女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更好地了解她们的具体需求及其在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必须以社区一级的行动来辅助政府政策，包括与民间社会团体结成伙伴关系，注重加强妇女权能和提高对其在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的认知。

互联网和新技术使有组织犯罪团伙能够接触到大量潜在受害者，掩盖自己的活动，并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短的时间内和远为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广泛的犯罪活动。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和处理恐怖团体利用新技术作为招募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工具，包括在冲突地区。在这方面，也应研究社交媒体如何被用来贩运妇女与女童加入非国家武装团体，并通过许诺提供被贩运的妇女来招募男性战斗人员。

第二，我们应该加强人道主义层面。保护平民，特别是包括孕妇、儿童、残疾者和少数民族在内的脆弱群体，是我们所有政策的核心。妇女和女童在冲突局势中往往遭受不成比例的痛苦，并成为恐怖团体蓄意攻击的目标。少数民族的妇女和女童面临特别的风险，性暴力常常被战略性地用来制造恐惧以及颠覆和驱逐整个社区。必须更加关注这些人的特殊情况，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迫切需要在人道主义援助政策和做法中采取注重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幸存者的方法。应当提供全面的援助，包括医疗护理、心理支助、推荐法律服务和社会经济援助。此外，必须执行提高认识的战略，以便同幸存者和因性暴力而出生的儿童的污名化做斗争，从而挑战导致幸存者更多痛苦并限制其重建生活能力的负面观念和误解。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司法对策。

首先，我们需要重申和振兴我们的集体努力，在国内执行现有的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架构，特别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并利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这方面的专长和实用工具。

我们也需要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创建的机制和工具来打击和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加强制裁制度的执行工作，尤其确保在适当的情况下更广泛地把参与人口贩运活动作为列名的依据。因此，我们欣见安理会，特别是其第2253（2015）号决议，提出了有关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恐怖分子列名标准。

遏制恐怖主义各种可能的融资手段，特别是通过贩运人口获得的收入，尤其是在冲突期间，应当继续是我们司法对策中的主要优先事项。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结束性罪行和基于性别罪行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冲突地区缺乏问责的情况促成了这类骇人听闻罪行的增加，并对幸存者造成进一步的困扰。

我们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和非常设的国际刑事法庭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方面取得的国际司法的重大进步。我们强调迅速和有效调查和记录这类罪行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国际检察院检察官办公室在2014年6月发表了一份关于性罪行和基于性别的罪行的政策文件，并把调查冲突地区的这类罪行定为优先事项。我们也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努力收集有关起诉性罪行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罪行的经验教训。然而，我们牢记，国际刑院的管辖权是对国家管辖权的补充，国家承担着把凶手绳之以法的首要责任。在国家一级，问责制和过渡时期司法机制也是实现这项目标的关键。

此外，由于贩运人口、毒品和金钱的非法跨国网络插手许多冲突，从中获利并以资金和武器助长冲突，我们觉得维和行动必须能够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这方面，联合国警察部门是协助东道国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处理严重有组织犯罪和保护平民的一个关键工具。

通过《欧盟反贩运指令》和《欧盟消除人口贩运战略》，欧盟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性别的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反贩运活动也构成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部分。

欧洲联盟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项关于人口贩运的性别层面的研究报告，指出了为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害处和在事后减少这种伤害的最有效方法。

报告得出结论，为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是一种针对妇女的特别基于性别的严重和持久的暴力形式，造成身体、生殖和心理健康影响以及二次伤害的危害。必须在保健服务机构等主流服务机构提供性别专家服务，以便满足这种基于性别的贩运形式所产生的特殊需求。

反贩运项目的资金来自一些欧盟的财政工具，体现了欧盟的全面方法。其中包括处理性剥削和促进所有妇女和女童人权的项目。欧盟将继续发展伙伴关系，处理世界范围的人口贩运问题。为了消除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需要追究责任和作出集体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代表发言。

伊姆纳泽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格鲁吉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刚才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本国身份发表一些额外的意见，但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并且也感谢班古拉女士、加玛丽纳洛女士和戴维斯女士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冲突中的性暴力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我们认为它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效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已经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主要问题。

为了加强对冲突中妇女的保护，已经在全球一级做了大量工作。2000年10月，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与处理同一议题的各项后续决议一道，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发挥了关键作用，各项后续决议包括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第1960（2010）号、第2106（2013）号决议，以及最近的第2242（2015）号决议。

尽管第2242（2015）号决议没有明确谈到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事，但是它确认，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动是恐怖团体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被当作恐怖战术和增加其权力的工具。

我们欢迎秘书长最近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以及2015年12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人口贩运的声明（S/PRST/2015/25），后者指出了与性暴力的关系，强调必须制止、侦测和取缔人口贩运活动，特别是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贩运活动。我们期待着秘书长关于更好地执行现有的反人口贩运机制的进度报告。

格鲁吉亚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充分保护妇女权利制定和执行更高标准。我们充分认识到加大妇女在解决、预防和管理冲突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和决策参与能够带来的惠益。显示我们坚定承诺的一个事例是，2012年，格鲁吉亚通过了其2012-2015年期间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成为首批有一项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单独政策文件的国家之一。

性别暴力是同冲突和不安全状况有关的总体状况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格鲁吉亚被占领土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状况。那些领土堪称黑洞，任何国际监测机制都不能获许在那里开展行动或前往那里。令人遗憾的是，保护妇女权利也仍然是一项严重挑战。被占领土的妇女，其基本权利和自由，例如通行自由和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公民、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继续遭到严重侵犯。

在世界范围，包括中东和西非，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往往为贩运人口活动和性暴力提供有利条件。为防止针对妇女实施的性暴力，必须特别注意预防。格鲁吉亚同样认为，正如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因此，要想有效预防冲突，必须首先了解冲突之前渗透到妇女生活中的广泛而深刻的不安全状况，以及冲突前的结构性不平等会如何助长暴力和不安全状况。”

为提高维和人员的认识，格鲁吉亚国防部将性别相关问题和联合国决议纳入维和行动部署前特别培训课程。课目涵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行动中的预防和保护、侦察与和平行动中的性别平等观念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的全面执行和考量。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致力于为我们共同预防和打击冲突中性暴力和贩运人口行为的国际努力作出进一步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在二十一世纪，贩运人口与奴役这一祸患不仅仍然是世界各地冲突区内妇女和女童面临的最严重危险之一，而且还呈现上升趋势，这令人沮丧。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所强调的那样，这一骇人听闻趋势背后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等地，极端主义运动及其将贩运活动和性暴力用作恐怖主义策略的行为不断增多。出于这一原因，澳大利亚欢迎《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注重性别平等。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采取实际步骤来执行该计划，打击将性暴力用作恐怖主义策略的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有助益的建议。澳大利亚全力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努力同武装冲突各方接触，以期获得旨在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具体承诺。我们还看到，在安理会监测冲突局势时，有必要改进其对于冲突中性暴力的预警和预防能力。

最近发生的维和人员实施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损害了联合国维和系统本身的结构。联合国必须同会员国一道继续进行全面改革，以防此类事件发生。

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优先事项。这是我国对外政策和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打击贩运人口和奴役行为是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重要手段。3月份启动的我国打击贩运人口和奴役行

为国际战略是澳大利亚所作各种努力的核心要素。根据该战略，澳大利亚正在同亚太区域各伙伴合作，加强应对贩运人口和奴役行为的司法对策。我们的办法注重四大支柱，即预防与吓阻、侦查与调查、起诉与执行以及支助和保护受害者。

在制定协调的全球办法来应对冲突局势中不断加剧的贩运人口威胁时，我们必须确保幸存者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

最后，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班古拉特别代表的不懈努力。我们欢迎本次辩论会为所有会员国提供机会来重申它们消除冲突中性暴力的承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梅希亚·贝莱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本次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公开辩论会——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召开本次辩论会确实有必要。我们还欢迎扎伊娜卜·班古拉特别代表，并对秘书长的重要报告（S/2016/361）表示感谢，这项报告为加大我们打击这一祸害的力度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还感谢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和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组的丽莎·戴维斯女士所作的通报。

主席先生，我们听到的发言，连同你的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以及班古拉女士介绍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都证明我们在消除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现象方面面临着各种挑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挑战对妇女和儿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此种犯罪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现象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迫使我们加倍努力，以确保不再有妇女和儿童沦为这类犯罪的受害者。

去年发表的关于建设和平架构审查（见S/2015/490）、维持和平行动审查（见S/2015/446）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

决议执行情况的三份报告，都强调必须更加注重预防，以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性暴力并非例外现象。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们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及其同贩运人口行为的联系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必须包括预防这一核心因素，而预防的核心则是为增强妇女权能创造更好条件，并确保妇女权利作出更大承诺。

我们谴责冲突中一切形式的性暴力。我们加入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以及在此谈到零容忍的其他国家发出的呼吁。

主席先生，我们同意你的观点，认为旨在切实应对这种暴力的努力应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在冲突地区地方一级工作的妇女团体的参与。正如戴维斯女士及其工作组所说的那样，支持此类组织开展工作，并让它们参与为受害者提供适当照护以及加大妇女对和谈参与度而开展的努力，应成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任何战略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关于哥伦比亚本国的一场持久的内部冲突——我们希望，在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支持下，不久能找到政治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实行了一项打击贩运人口行为的机构间战略，其目标除预防外，还包括支持对犯下这一罪行的团体进行调查、审判和判刑，以及保护和援助受害者。

请允许我谈谈秘书长报告中涉及哥伦比亚的有关段落，并强调指出，这些段落确认，我国和平进程取得了进展，妇女参加了这一进程，同时也确认为确保最终和平协议及其执行工作反映妇女看法和关切而设立的性别平等问题委员会具有独特性。我还要指出，报告中提到了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采用的规范性措施以及对受害人、特别是性暴力受害者的照料和赔偿程序。我们热切希望最近的措施，即5月15日达成的儿童脱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兵营的非常重要协议，也将推进我们建设牢固持久和平、实现和解的努力。

我们认识到今后的艰巨挑战，感谢班古拉特别代表毫不动摇地决心支持我们努力推动根除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我们感谢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提供的支持。我们知道，国际合作是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因此我国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机会通过国家法律医学研究所，为专家组的工作作出了贡献，与其它国家分享哥伦比亚在利用法医分析促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斗争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最佳做法。

正如我们面前的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所强调的那样，这次辩论会是在我们即将于6月19日首次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的背景下举行的。就哥伦比亚而言，为了配合这一国际日，我国将在5月25日庆祝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妇女尊严国家日。对我们而言，这个国家日将使我们有机会在全国宣传幸存受害者的尊严，强调加大行动力度，为受害者提供照料和康复服务的必要性。

请安全理事会放心，哥伦比亚定将以预防和保护方面的实际行动体现本次适时辩论会所产生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法国组织这次重要公开辩论会，也感谢所有为我们提供真知灼见和证词的发言者。

卢森堡赞同欧洲联盟的发言。

虽然我们将于6月19日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但不幸实地局势继续与国际社会一再表明根除这一祸害的决心脱节。

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的问题，秘书长年度报告附件中绝大多数被列名方都是非国家行为体、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如达伊沙或博科哈拉姆组织。不过，人们知道，国家也使用这种暴力。例如，叙利亚政权在拘留中心和审讯中使用性暴力，

包括对男人和男童使用，作为制造恐怖，迫使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手段之一，这导致原已脆弱的群体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

近年来，随着名副其实、有人操控的战争政治经济的实行，其中为性目的贩运人口扮演中心角色，恐怖程度达到新高潮。性暴力已经成为达伊沙维持对其占领地区统治的制度一部分，它被当作作战人员的薪酬，成为该团体得以维持的一种手段，同时它也是一种收入来源。这彰显了安全理事会第2253（2015）号决议把所有通过性剥削、性贩运或性贸易向达伊沙转移资金者列入制裁名单的决定的重要性。

主席先生，正如你在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中正确指出的那样，除明显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外，性暴力带来了使受害者遭受社会经济边缘化的严重风险，可能造成冲突的恶性循环长期存在。因强奸行为而出生的孩子往往在出生后没有登记，他们激进化和被武装团体招募的风险增加。出生登记是确定年龄、防止招募未成年人的最有效机制。所以，2014年3月7日在卢森堡担任安理会主席时通过的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2143（2014）号决议中强调了确保全民出生登记，乃至事后补登的重要性。

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S/2016/361）中的建议，包括呼吁安全理事会把性暴力增列为所有相关制裁委员会的一个指认标准，呼吁各制裁委员会有系统地将性暴力嫌犯登记列入其名单。此外，安理会应确保将有计划地实施性暴力的嫌犯，或其支持者绳之以法，例如把发生这种罪行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我们也支持今天上午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呼吁安全理事会为她提供必要的资源，以便全面、多层面地应对与冲突相关性暴力所构成的新旧挑战。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继续支持特别代表及其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杰出工作。

否认和有罪不罚是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两大障碍。否认性暴力会对安全与和平产生影响，也就是听任肇事者逍遥法外。在今年6月19日和以后每年6月19日，我们将谴责这种双重不公的现象，直到实地现实最终反映国际社会的愿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哈萨克斯坦赞扬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将坚决地与联合国系统、其他会员国和许多伙伴一道，预防和打击与冲突相关性暴力情势中的贩卖人口行为。我们感谢秘书长，感谢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和丽莎·戴维斯女士所作通报。我特别感谢玛丽亚·加玛丽纳洛女士，我曾有幸与她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共事。我们感谢所有发言者强调贩卖人口是一种违背良心、残暴践踏人的尊严的行为，是对稳定及和解与建设和平前景的一种威胁。因此，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以下建议。

今天，必须充分解决与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所有各方面问题，因为这种暴力与下列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冲突性质；二、施暴者的形态特征，包括战斗人员、毒贩、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三、受害人，包括来自非洲和中东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四、有罪不罚氛围或者国家崩溃、跨境因素和/或违反停火协议行为。

为性目的贩卖人口的活动不断升级，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惊人地步，需要跨国干预。联合国行动均需要与非洲联盟、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和次区域结构协调配合，我们也赞扬这些组织的努力和承诺。我们支持非洲联盟作出重大承诺，要增强妇女权能和发展，落实非洲《2063年议程》。哈萨克斯坦准备为这些努力作贡献。

国家对于颁布应对人口贩运和加强刑事司法系统的法律负有主要责任。为此需要充分执行《联合

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及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包括第1325（2000）号决议和以后的决议。

也应当更新国家的刑法并协调世界各地的国家立法对策，使之与跨区域行动保持一致。贩运人口行为应当在所有国家被定为刑事罪行并受到严厉和一致的惩罚，应当结束一切有罪不罚现象，同时要

对执法和刑事司法官员进行培训。受到安理会现任主席法国的坚定承诺的启发，我们加入了“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集团关于大规模暴行的行为守则，并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治和人权原则。

全体会员国应当充分执行第2170（2014）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它们规定，向恐怖团体捐钱、进行石油和古物交易以及支付赎金都是非法行为。国家必须与制裁委员会合作，也需要在与国际刑警组织、议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的密切合作下冻结有组织网络的资产和资金。哈萨克斯坦认为，2015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制裁问题高级别审查报告（S/2015/432，附件）中的某些建议，能够增进那些针对为性暴力目的而参与贩运活动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的作用。

我们也充分支持联合国关于所有形式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强烈认为，绝对应当优先预防维和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所有维和团必须把保护妇女作为其任务规定的基本成分，雇用更多的女性军人和警察，在部署前要进行充分培训。性别重点也应当成为多层面行动的人权、法治、过渡期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单位的固有部分。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在对该进程作出贡献，派遣具有性别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和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我们希望在今后部署更多人员。即便在和平协议的最高阶段，妇女应当充分参加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社会重建进程。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性暴力影响到幸存者生活的每个方面。人口贩运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应当获得充分、合格和迅速的照顾，有更多机会获得医疗保健、心理支持、法律援助以及重返社会和经济。往往整个社区也需要疗伤。残疾妇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孤独、缺乏支助、行动不便或身体虚弱而更容易遭受性暴力和性剥削。认识到被杀伤人员地雷致残或受伤的妇女所面临的风险，也必须为她们提供特别服务。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会员国一样坚信，必须在冲突中捍卫妇女的尊严和对妇女的尊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代表发言。

林德女士（爱沙尼亚）（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爱沙尼亚欢迎秘书长4月提交的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并赞扬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工作以及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的努力。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阅读了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冲突中的性暴力是一个不断令人关切的问题，贩运活动受害者人数的急剧增加令人感到震惊。作为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爱沙尼亚完全赞同欧盟代表团副团长今天在这里所作的发言。鉴于人口贩运的跨国动态以及旨在剥削难民的犯罪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必须开展良好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我们支持各国和各组织就这一事项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和平与安全的全球背景正在演变，国际社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请允许我简单提及两个方面，以便有效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和日益增长的贩运人口趋势。

第一，我们需要不断提倡性别平等和加强妇女权能，以便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根源。必须提高认识和消除普遍存在的定型观念、社会规范和做法，它们支持和复制了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爱沙尼亚已经把保护妇女纳入国家预防冲突的战略，去年通过了旨在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2015-2019年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

第二，决不能允许在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在这方面，爱沙尼亚重申国际刑事法院在国家无力或不愿在国内把犯罪者绳之以法时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要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报告这种暴力，不因恐惧和羞辱而迟疑不前，是至关重要的。这再一次强调了提高认识和改变社会规范的重要性。

继续认识到并处理贩运人口与冲突中性暴力之间的联系是极端重要的。太多的个人、家庭和社区受到影响和破坏。预防和应对性暴力对于解决冲突、扶持发展和建立可持续的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应对这一紧迫问题，爱沙尼亚准备积极参加这些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多诺霍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本次非常及时的辩论会上发言，我谨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

我也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刚才所作的发言，我要以本国身份发表以下意见。

在确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第1820（2008）号决议获得通过8年之后，我们继续处于令人深感不安的局面。

在许多冲突中把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恐怖工具的做法继续有增无减，人口贩运的增加，包括为性剥削目的贩运妇女和女童，已成为令人震惊的趋势。去年12月，安理会听取了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达伊沙、上帝抵抗军、博科哈拉姆组织和其他团伙在冲突中蓄意使用人口贩运和性虐待做法的令人痛心的描述。今天，我们听到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提供的令人沮丧的证据，突出了这一问题的规模和严重性。尽管存在着处理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工具，还是出现这一局面。其中的主要工具是执行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议程。

第2242（2015）号和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其他重要文件，例如2015年12月安理会关于贩运人口的主席声明S/PRST/2015/25，为处理发生人口贩运的背景条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规范性框架并提供了一个基础。不付诸行动的规范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必须注重行动。以乐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正开始看到实地某些积极的结果。例如，哥伦比亚不仅确保妇女积极参加和平谈判，而且还采取措施确保妇女参加其即将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政治、社会和安全层面。仅两个月前，我们在纽约听取了来自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他们介绍了关于妇女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方面所起作用的经验。

就在我们发言的此刻，爱尔兰正在都柏林主办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参与维和行动的性别平等问题顾问首次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让顾问们交流来自实地的经验教训，并考虑在区域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今后步骤。然而，对于每一个积极的例子，我们有更多最恶劣形式的性暴力行为不受遏制、未加报告并且未受惩罚的例子。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律制裁，特别是在涉及人口贩运的时候。

我们从会议厅的讨论中看到，由于缺乏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有关的贩运人口案件激增。不能像处理任何其他犯罪一样处理买卖人口、买卖妇女和年轻女孩案件。在这类案件中，受害者在最初的罪行犯下之后很久，仍继续受害。我们往往看到，被从贩运中解救出来的妇女在自己的社区继续被贬低、遭受侮辱和排斥。

在此没有容易的答案，但简单的正义必须胜利。没有任何借口不对贩运案件开展调查和起诉。如果一国不能或不愿这样做，那么我们必须确保国际社会能够通过所有现有手段——包括国际刑法、制裁及跨界法律和执法合作——追求正义。然而，在任何此类行动中，中心任务是满足受害者——大多是妇女和女孩——的心理和物质需求。如果受害者不能满足其基本的住房、粮食和保护需要，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听起来就会空洞无力并且无法取得成功。

今年9月，我们所有人都将参加关于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问题的大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将为会员国提供机会，宣布它们正如何应对和将如何应对在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掩护下经常发生的贩运人口这一祸患。作为该会议筹备工作的共同召集人，爱尔兰将尽力确保充分处理，包括在会议成果文件中充分处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和提供保护的问题。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除非我们作出更广泛的努力来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否则无法消除贩运人口这一祸患。爱尔兰认为去年以来的三项主要审查提供了一条途径，让联合国能够更接近完成其各项任务。我们坐在会议厅的真正理由是，我们要争取结束战争，防止其再度发生，并减轻其后果。即使我们无法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保护被卷入冲突的最易受伤害民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代表发言。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我还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重要贡献和证词。

我国代表团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强奸这种原始但有效的战争工具正在21世纪泛滥。在牲口市场被出售的妇女和女孩仅仅因抵抗对其施虐者而挨打、被杀或烧死。因强奸而出生的

儿童，受到同龄人的憎恨和回避，活生生地提醒其母亲她们曾经历的可怕折磨。男子和男孩遭受性虐待，迫使他们屈服并羞辱其社区。随着危机的蔓延，贩运者正在扩大其猎场，侵害流离失所者、难民和最弱勢的群体。

然而，根据所有统计数据，性犯罪很少被报告，原因或者是担心蒙受耻辱或遭排斥、不安全、特别是如果强奸犯执掌权位，或者仅仅是周围没有接受报告之人。即使在安理会，处理作为一种战争工具的强奸问题也可能是困难的。我只要记住苏丹Tabith案件就够了。对于该案件，一些代表团不是把妇女的安全和尊严放在首位，而是选择怀疑虐待究竟是否发生。

我们不能允许无动于衷成为常态，因为无动于衷是有罪不罚现象的根源。如果妇女继续是和平谈判、建设和平和冲突后重建工作的旁观者，我们所掌握的最佳手段也不能发挥作用。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将性别平等观点纳入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工作并使其主流化，在所有各级采取连贯、一致和可信的行动。除其他外，性别平等观点也是一切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关键。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但前面的道路仍然比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遥远。

关于贩运人口，该问题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贩运者，无论是贩运武器、毒品或人口，他们都利用同样的路线，同样的犯罪网络和同样的伎俩。为了遏制人口贩运，必须全面努力，包括通过加强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解决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问题。

主席声明S/PRST/2015/25阐述了旨在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一系列措施，但正如我们的爱尔兰同事所说，没有行动的规范毫无用处。因此，我认为，安理会不应重申需要做什么，而应更深入地研究正在做什么，如何做，是否有效，是否在实地并不有效以及如何使其有效。这种以执行为重点、注重实效的辩论将产生具体的增加值。

受害者不能为伸张正义而等待一生。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5/361）所指出，个别国家正在采取步骤，推行问责制，与问题的范围相比步伐不大，但却是重要的步骤和良好的开端。我们赞赏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所做的工作，它们继续协助各国增强能力，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确保受害者和证人受到保护。

然而，多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正如许多人所说，缺乏充分的国家能力和专门知识去防止、调查和起诉性暴力和人口贩运。当尚无可能在国家一级开展行动时，国际司法机制，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就应当介入。对博斯科·恩塔甘达的历史性审判和该法院对让-皮埃尔·本巴案的判决是令人鼓舞的问责迹象。

我们也呼吁安理会更好地利用其制裁工具追究责任。即使强奸已被列入许多制裁制度的列名标准，但在此基础上实际列名的情况很少。例如，对列入秘书长清单的上帝抵抗军的漫长制裁程序仅仅是许多提醒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即需要采取更有力的办法。列名标准还应进一步完善，以便将为性奴役目的贩运人口包括在内。

由于性虐待的性质，公开说出来特别困难，甚至在妇女具有充分权能的社会。很难想象在冲突局势和严重歧视妇女和女孩的局势中能够这样做。但是，有些人可以，例如经受性奴役的雅兹迪人幸存者Nadia Murad。对于努力打破耻辱和羞耻束缚的许多受害者，她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应是一个实例。为了帮助她们这样做，迫切需要公共、宗教和社区领导人亲自参与，帮助将受害者的污名转变为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罪行的人的污名。该领域的良好做法，如伊拉克妇女自由组织和向贩运人口行为受害者提供住所并消除其耻辱感的其他许多组织所进行的工作需要得到支持和交流。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在实地的和平行动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具体的教育和宣传方案，帮助克服有

害的陈规定型观念。它们可以协助建立必要的受害者支助、护理和赔偿机制，以便为性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新的生活机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发言。

穆沙拉赫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这次重要的辩论会，讨论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

（以阿拉伯语发言）

也请允许我感谢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

我们还要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以及所有就本次辩论的主题通报情况的发言者。

今天的辩论是结合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召开的。在这一天，世界向幸存者致敬，并支持他们努力结束这种不人道的罪行。几年前，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在第1820（2008）号决议和随后的决议中，安理会认识到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策略，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认定各种形式的性暴力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坚定地予以解决。

国际社会审议这一重要问题，并建立机制，以协助国家当局打击此类犯罪，追究肇事者责任，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所有这些要求我们作出进一步努力，特别是鉴于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为性暴力的目的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现象日益严重，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性暴力行径不断升级，以此作为手段，在受内部冲突影响的国家恐吓平民，在那里，走私和贩运妇女和女童已经成为这些战争的政治经济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战略，目的是征服和羞辱在这些极端组织的控制之下的社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唯有实现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才能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在这方面，阿联酋强调，保护妇女和女童，赋予她们权能，促进妇女参与，支持妇女在当地发挥作用，是确保这些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还强调务必制定战略，在网上和社交媒体打击极端主义，而极端组织正是利用网上和社交媒体兜售各种形式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和贩运。

因此，我们相信，除了解决冲突和寻求和平解决之外，我们还必须在所有各级，包括在网上和社交媒体，来对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通过萨瓦博中心倡议— 阿联酋和美国的联合倡议，旨在打击通过社交媒体散布极端主义信息 — 我们正在加强网上辩论，传播来自整个区域的温和和宽容的声音，大力宣传大包容性和建设性言论。萨瓦博中心发起众多活动，旨在揭露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针对妇女犯下的罪行，揭穿他们为实现自己骇人听闻的卑鄙目的而对妇女采取的非人道待遇和剥削。

促进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建立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社区，这是国际社会和国家当局的责任。这需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就以下方面交流经验和信息：向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服务、相关部门的能力建设、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受害者康复以及向受影响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提高它们的应对能力。联合国最近与一些区域组织达成了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这是在加强所需合作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协议旨在增加信息交流和分析，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必要的医疗、心理和社会服务。

在这方面，我要赞扬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的努力。我也想表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赞赏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在援助受影响国家政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提高这些国家解决冲突中的性暴力的能力。通过建设国家能力，我们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加强对性暴力犯罪的问责。

最后，我重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联合国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努力，以解决和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Pucarinho夫人（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你，主席先生，召开本次公开辩论，我也感谢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行为的受害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以及丽莎·戴维斯女士今天上午所作的非常全面的通报。

葡萄牙赞同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几点。

正如若干安理会决议强调指出，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在许多武装冲突中，冲突中的性暴力被用作一种战争策略，尤其是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此种行径影响到全体人民和社会。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在冲突中的性暴力局势中，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已经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

贩运人口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是一个复杂的现实 — 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跨国犯罪 — 常常是由犯罪组织利用被贩运者脆弱性和弱点，在这些组织的框架内实施。此外，为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使人成为商品，遭受非人待遇，从而加重了受害者遭受的冲突中的暴力的多重和长期有害影响。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罪行的一贯标志和趋势是，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和女童。

最近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审查进程认识到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造成尤为严重的影响，并认识到和平与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之间的现有联系。我们认为，确保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妇女积极、充分和平等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包括预防和解决冲突进程，对于结束冲突中性暴

力和为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来说，极为关键，并能积极地促进和平进程，实现持久和平，加速经济复苏和发展，并有助于抗击暴力极端主义。全面实施第2242（2015）号决议和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也应是防止和解决冲突以及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性暴力和贩运战略的组成部分。冲突中的性暴力和相关的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其中绝大多数遭受了痛苦却不能伸张正义，也没有得到必要的援助和支持。我们必须努力消除那些犯下此种罪行者不受惩罚的现象。必须将责任人绳之以法。这是我们预防工作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葡萄牙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发挥根本性的威慑作用。

作为对国际和国家法庭作用的补充，安理会还应充分利用为应对冲突中性暴力提供具体机制的各种现有工具，并提出确保追究责任的办法，以有助于更广泛地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可以确保在维和行动中部署保护妇女和性别问题的顾问，加强对冲突中性暴力的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以及在性侵害和性剥削问题上继续执行零容忍政策。

任何干预要想被视为有效，必须建立在共同努力的基础上，而且必须在预防、宣传、支助、研究和代表性等方面协调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共同努力。这包括为查明和保护受害者培训执法和其它官员、起诉贩运者及其同谋以及确保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葡萄牙重申，我们承诺继续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武装和安全部队成员开展培训计划，并为派往国际维和特派团，负责处理性别平等及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问题（包括性暴力、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贩运人口）的那些人提供培训。葡萄牙是首批加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人口贩运的“蓝心运动”的欧洲国家之一。我国目前正在执行我们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的第三项国家计划，该计划所涵盖的时期至2017年。它体现了我国的承诺，特别是在联合国、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以及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框架内所作的承诺。

最后，数百万男子、妇女和儿童仍然在那些从冲突和暴力中渔利者的魔爪下受苦受难。必须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和人口贩运，这样才能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并藉由我们为巩固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共同努力，实现一个人人享有尊严和自由、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阿克巴鲁丁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我还感谢所有今天早些时候为我们作通报的发言者。

过去二十年中，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各方面的规范性框架在安全理事会和广大联合国系统内得到显著加强。尽管如此，武装冲突局势中性暴力这一祸害依然有增无减。其部分原因是武装冲突激增且不断演变，由此导致各种非国家行为方卷入其中，并使此类局势中的恐怖主义蔓延至世界的大片区域。在此类暴力冲突中，越脆弱的社会群体遭受的苦难就越深重，妇女尤其如此。

恐怖分子跨界筹资、获取武器供应以及招募和培训外国战斗人员的活动正在迅速扩展，导致一个又一个区域受到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凭一己之力有效抗击此一威胁。世界许多地区正在经历武装冲突情势和恐怖主义引发的大规模难民危机。跨国犯罪团伙操纵的庞大贩运网络加剧了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的苦难。

处理此类复杂的挑战，需要各国作出密切的协调和协同努力。不幸的是，我们远未能齐心协力，以共同克服此类挑战。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最终确定一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的问题上缺乏进展，该公约将可加强《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如我们在此前的一些场合及其它论坛上所指出，还必须从更广义的社会角度来审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题，因为它涉及在安理会之外处理的各种

性别和发展议题。鉴于武装冲突的跨界动态，推动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这将大大有助于防止出现冲突局势。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权能、享有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以及加强民主机构和程序，都是防止冲突的全面方法的重要方面。在安理会之外完成这方面的规范性工作，与安理会必须作出更多努力同样重要。

短期而言，使妇女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工作制度化的必要性得到了充分认同。但是，此类参与只有在源于地方倡议或国家努力时，才会更加有效。如果由外部强加，其效果将依然有限。国际社会可在帮助和协助各区域的此类努力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需要规范性建议，而且还需要在治理的最基层进行能力和机构建设。

正如秘书长关于该议题的最新报告所指出，

“起诉对预防至关重要，因为起诉能够威慑潜在的犯罪者，并有助于恢复对法治的信心。”（见S/2016/361，第10段）

不论是司法缺失、司法遭到妨害，还是司法进程拖沓冗长，都于事无补。国际社会可发挥重要作用，在刑事调查、起诉、司法执行系统、保护受害者和证人以及立法改革等方面，帮助积聚充足的资源及建设能力，以改进各国追究责任工作。此外，安全理事会各制裁委员会需要解决主动将冲突中性暴力情形所涉的恐怖分子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的问题。

印度坚定地致力于在性暴力和性虐待问题上执行零容忍政策，并为本国维和部队提供适当的部署前培训，同时提高其对性别问题敏感度。在利比里亚部署印度女性警察维和人员，为当地妇女参与警务工作和相关法治框架树立了榜样。她们的参与加强了有关冲突中性暴力和贩运活动的情报工作。

作为我们加强本国各相关法律框架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印度本周初公布了一项全面的立法草案，旨在防止人口贩运、保护被贩运者并帮助其康

复。该立法草案的目的在于统一我国现有打击贩运活动的法律，保护受害者，并优先满足其需求。印度继续在有关问题上与包括联合国妇女署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合作。

印度随时准备与我们的伙伴互动协作，努力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并帮助建设可持续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普拉赛先生（泰国）（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祝贺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泰国欢迎法国倡议举行本次公开辩论，就应对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和贩运人口问题听取会员国的看法。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详细报告（S/2016/361），以及所有通报人各自的通报。

冲突局势中普遍存在人口贩运的情况令人震惊，不论其是出于性目的、为犯罪或恐怖活动筹资，还是为了吸引或奖赏战斗人员。这一复杂问题引起了严重关切，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全面的方法，立即予以应对。

各国在防止和保护本国公民及在其管辖之下的人免于沦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各国必须建设其侦查、调查和制止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活动的行动能力。处理冲突的根源是优先事项之一。

必须重点关注风险最高的那些人，包括无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受冲突影响、无人陪伴的妇女和儿童。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逃难前和逃难途中为换取穿越边界，进入营地或庇护所，以及获得个人证件和难民地位，沦为性暴力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此类罪行往往是政府官员所为。各国必须确保制定和严格执行防范措施，并起诉所涉人员。

原籍国、中转国和目的地国以及区域和国际组织之间分享情报，对于打击性暴力和人口贩运至关

重要。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组织网络，在防止此类罪行方面可以发挥积极和有效的作用。各国必须与它们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便以更加综合的方式应对这一问题。

将性暴力用作战争策略或恐怖战术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必须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结束有罪不罚的现象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安全理事会应加强其对冲突中性暴力及贩运人口活动所涉个人和实体的定向制裁。在实施制裁后，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监测机制，以确保充分、有效地执行制裁。

女性维和人员的存在有助于为妇女和女童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鉴于举报和监测机制对于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重要性，女性维和人员也可以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举报和信息共享渠道。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受害者获得法律援助和医疗，而且还可帮助当局查明并起诉性暴力的实施者或贩运网络的参与者。

在此背景下，泰国始终努力培训本国女性维和人员应对冲突中性暴力和人口贩运，并努力增加其在特遣队中的人数。我们还支持联合国作出努力，任命更多性别顾问和妇女保护官员，并在政策和行动层面将性别视角纳入维和任务的执行工作。

最后，我谨重申，国际社会可以指望泰国对这一重要议题的承诺和积极参与。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罗依特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秘书长2016年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记录了震惊良知的事例和统计数字：

达伊沙的一场背诵《古兰经》比赛，奖品是一名雅兹迪妇女；妇女在公开拍卖中被出售给出价最高者；以及一本广为散发的杂志，其中载有关于达伊沙性奴役行为准则的“问与答”。

这种残忍和剥夺基本人性的行径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对于生活在达伊沙野蛮统治下的妇女和女童，这就是每天的现实。妇女面对的与冲突有关的可怖情形绝不仅限于达伊沙控制的地盘。

强奸、性奴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其它形式性暴力的事例无处不在，证明施暴者并未因此受到惩罚。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性暴力不只是冲突的副产品；它是一种蓄意的战争武器和恐怖战术。在叙利亚，性暴力一直被有系统地使用。政府军利用强奸来镇压与反对派部队有联系的社区反阿萨德的抵抗活动。遍布该国的关押中心和检查站已成为臭名昭著的性暴力场所。

阿萨德政权非但未保护叙利亚妇女，反而正在对她们使用各种恐怖战术。

世界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这场危机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陷入绝望。犯罪分子利用这些难民的困境，为商业化色情活动或性奴役目的进行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在一些众所周知的情形中，偷运者要求以性行为为支付穿越国界的交通费。

父母与儿女在更安全的彼岸过上新生活的梦想被性暴力和性剥削的梦魇击碎。

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等暴力极端主义恐怖团体推行最邪恶形式的性暴力，将其作为它们正式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内容。

有系统的性奴役和贩运妇女活动是他们招募人员、获得收入以及恐吓民众的手段之一。

达伊沙通过许以性奴来引诱青年男子和男孩，包括外国战斗人员。雅兹迪妇女详述了被逼嫁给新招募的人员以及在老资格的战斗人员之间被当作礼物交换的经历。许多女童和妇女试图自杀，以避免被逼嫁人或改变宗教信仰。对于她们而言，落入达伊沙的魔爪，是一种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

贩运妇女和女童的活动不受边界限制。极端主义团体利用社交媒体贩卖妇女。达伊沙将被绑架的妇女的照片发布在其脸书页面上，并列出了她们的背景、技能及价格。

应当追究所有性暴力施害者的责任，尤其是如果他们本来是被派去防止此类令人发指的罪行的那些人。

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的零容忍政策。必须将辜负人们信任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和非联合国部队成员绳之以法。

我还要强调，以色列坚信应保护和赋权年轻女孩，并自豪地成为2014年关于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 第68/148号决议的提案国，以帮助终结童婚这种做法。

很难相信，竟然会存在此种以性暴力形式出现的人类暴行。有时，你想告诉自己，这些暴行正发生在另一个宇宙。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就发生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想想尼日利亚奇博克的219名女童，她们至今未能回到自己的家；想想这些女童的双亲，他们每晚祈祷有一天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女儿。想想数以千计被绑架的雅兹迪女童，她们被买走当奴隶，遭强奸，以及被迫怀孕。

现在，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是我们自己的女儿或是我们自己的妻子，我们中的每一位将会怎么做。此刻，我们不能只是想起她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而且让我们像对待自己人一样行动起来。此种罪恶在我们的世界毫无立锥之地。让我们团结起来，战而胜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首先感谢你组织了本次辩论会并给予比利时与会的机会。

打击性暴力是比利时的优先事项。我国谨感谢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以及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对这项事业的不懈投入。我国还欢迎贩运人口问题特别报告员出席会议，并感谢她今天上午所作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因此，我仅在发言中谈及比利时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点。

首先，比利时赞同秘书长的结论，即遏制是预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等团体等实施的冲突中性暴力的根本要素。特别报告员还强调，当涉及冲突局势下贩运人口时，尤其如此；她认为，司法制度十分脆弱，要么根本不存在，是导致贩运的因素。这正是比利时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作为优先事项的原因。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提及，6月7日，在题为“起诉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汲取的经验教训”一书发行之际，我们将与妇女署共同举办一次活动。

纳入性别层面是打击性暴力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它与保护妇女和女童免遭性暴力一道，是我国关于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2013-2016年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比利时打算支持秘书长的呼吁，即为妇女提供参与各项努力的手段，以鼓励家庭和社区抵制关于实施性暴力的恐怖主义战略。我国还认为，当务之急是与传统领袖和宗教领袖共同努力，将性暴力受害者经常遭受的耻辱反过来记在性暴力犯罪人头上。

比利时还要指出，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必须清楚地了解冲突期间和冲突后的贩运人口行为与性暴力之间的联系。当前各种冲突正越来越多地与贩运人口、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挂钩，而冲突本身加剧了妇女和儿童的脆弱性。因此，比利时感到高兴是，特别报告员将贩运人口与冲突之间的这种联系作为其最新报告的主题。我国代表团想要强调指出，该报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自身而言，比利时致力于执行新的2015-2019年打击贩运人口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将性别层面也纳入考虑范围。正如特别报告员所指出，因为性别不同，冲突局势下贩运人口行为的性质与方式也会不同，并且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对妇女和女童造成的影响尤甚。

此外，比利时同样对冲突对贩运儿童的影响表示关切。比利时尤其关切的是，秘书长指出，在一些国家，妇女无权让子女拥有自己的国籍，儿童的出生没有得到登记，以及儿童、尤其是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遭到边缘化，这一事实导致儿童进一步面临危险。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要强调，秘书长的建议十分重要，他呼吁安全理事会将冲突下的性暴力问题全面纳入各制裁委员会的工作，并确保委员会能够利用该领域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在此背景下通过的制裁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这将极大地加强我们打击这一祸患的共同努力。比利时致力于继续为此不懈奋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姆米内莱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和法国代表团及时召开本次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公开辩论会。

冲突中性暴力依然是平民所面临的最痛苦、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时，平民不得不忍受以弱势群体为目标的肆意妄为。妇女通常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的基础。当妇女成为目标，人口的核心就会遭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不仅要完善我们的政策，还要为肩负确保人民安全之首要责任的国家提供支持。

当代许多冲突造成国家权力崩溃，对妇女产生影响，为了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必须将妇女纳入所有国家的政治决策机制。此外，妇女在维持和平及调解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维持和平，更多妇女在各级参与联合国多层面维和特派团，将

有助于提供更有力的手段，执行联合国特派团的保护平民任务，尤其是与侵害妇女的性暴力有关的任务。南非欢迎秘书长在其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中提出的确保部队派遣国遵守第2106（2013）号决议所规定措施的建议。

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非洲联盟（非盟）致力于实现性别平等主流化，并且制定和通过了《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性别问题培训手册》，由此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符合秘书长关于为所有维和人员提供性别问题敏感度培训和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的建议。

南非一直积极参与对冲突中妇女调解员的培训。但我们也坚决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呼吁调解人将性别平等和冲突中性暴力领域的专业人员纳入调解支助小组。此外，还亟需任命妇女担任高级调解职务。

我们承认，冲突中性暴力这一祸患可被当作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战术。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应当使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措施协调一致，从而能够制定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更广泛的战略，但我们认为，与恐怖主义一样，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术，是以社会如何对待妇女的更广泛的做法为基础的——尤其是允许以轻蔑和残忍方式对待妇女的家长制社会所固有的歧视女性倾向为基础。因此，应将妇女权益及性别平等概念纳入治理和领导机制的主流。应当使妇女参与决策，参与本国社会的经济，以遏止对妇女实施性暴力的趋势。妇女的呼声需要被人听到，她们还必须站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战胜贫穷的斗争前沿，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以终止冲突与非冲突期间的此类虐待。

必须立即解决冲突局势下的性虐待和性剥削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适当关注冲突后局势，尤其是对此类虐待的幸存者予以更多关注。我们赞同秘书长的建议，即应当执行救济和恢复方案，开始医治因此类可憎的违法行为导致的心理创伤。应当采取零容忍做法，并且需要落实更加严格、更加有效

的惩罚机制，例如，提高定罪率，整合法律支助备选方案，以及消除报告此类案件的障碍。

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关于为保障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民事和军事司法制度能力建设提供支持的建议。此外，在冲突后局势下，必须确保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增强法律框架，解决在土地所有权、获得经济机会以及就业、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歧视妇女问题，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建设和平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

归根结底，会员国肩负着终止有罪不罚现象、起诉对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包括对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相关犯罪——负责的施暴者的首要责任。

最后，南非依然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冲突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这一祸患，并将坚持不懈地支持更加广泛的全球应对措施，以便在普遍解决冲突和性暴力根源问题的广泛背景下，遏止这一祸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Bonser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在将于6月19日举行的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纪念活动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欢迎本次特别以贩运人口问题为重点的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辩论会。

我们知道，令人遗憾地是，性暴力对全球冲突局势下的妇女、男子和儿童均造成影响。加拿大毫无保留地谴责此类做法并力求终止它们，以帮助受害者，并对责任方的行为予以追究。我们还知道，妇女和女童是强奸、奴役、强迫婚姻和贩运人口——包括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和博科哈拉姆等极端主义团体实施的最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的主要受害者。

所有形式的性暴力都对妇女为其社区及国家做出有用贡献的能力构成极为不利的影 响，而享有权能的妇女所作的贡献，是持久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前提。

（以英语发言）

我们欢迎秘书长最近关于19个国家的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他在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提出了重要建议。我们还欢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证词，感谢她为评估全世界，包括中东，令人严重关切的局势所作的不懈努力，并感谢她作为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主席所作的工作。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在过去三年提供了300万美元捐助，以支持她的办公室的工作。我们还注意到通过妇女署与司法快速响应伙伴关系派遣的专家在调查和记录性暴力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加拿大也为支持这项工作感到高兴。

作为提高国际上对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代价的认识的主要倡导者，加拿大对冲突和流离失所局势下此类婚姻的比率增加尤为关切。为了更好地了解比率增加的原因，加拿大为妇女难民委员会的研究提供了资金，以探寻与这些类型的婚姻有关的传统做法，在冲突和流离失所期间发生了何种变化。这项研究确定了将冲突和紧急局势下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预防和应对措施相结合的战略。

加拿大还认为，贩运人口是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侮辱，应当依照国内法和国际法顶格严惩。贩运者不拿受害者当人，而是当作商品加以利用，以追求自身的金钱利益。妇女和儿童尤其容易受到人贩子的侵害，在冲突时期更是如此。难民和移民还面临巨大风险。作为首批批准联合国《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十分认真地对待其在《议定书》下的预防贩运人口和起诉犯罪者的义务，并呼吁所有会员国都这样做。

维和人员实施的性暴力也对弱势群体造成严重伤害，并威胁到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必须尽一切努力，支持执行联合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零容忍政策。

（以法语发言）

最后，我要指出，加拿大政府启动了对其国际援助的审查，以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帮助最贫穷和最弱势的群体，为脆弱国家提供支持，并使我们的国际援助优先事项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相一致。我们想要了解，如何能够在加拿大的国际援助活动中，纳入通过性别平等行动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及促进和保护其权利的内容。我们认识到所有相关各方的参与十分重要，因此请对国际援助感兴趣的同行行为体——加拿大的和国际的——参与审查。他们可在7月底之前提交意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门克维尔德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向秘书长及其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特别代表，以及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对此紧急事项所作的重要发言表示感谢。

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于4月份提交的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6/361）。我们还欢迎本次关于应对冲突中性暴力局势下贩运人口行为的辩论会。这次会议是在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到来的前几天举行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它提醒我们所有人记住贩运人口幸存者每天都面对的可怕遭遇。

应对武装冲突局势下的贩运人口行为是关键所在。我们期待秘书长关于打击贩运人口机制执行情况的报告，并对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工作表示支持。

目前的冲突，例如，叙利亚或南苏丹的冲突，是贩运人口行为增加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发生了武装冲突，难民和移民试图在本国以外寻求安全与安保。犯罪者建立了一个体系，向寻求安全地点的人们实施敲诈。有报告显示，人贩子要求以性行为作为“过路费”。在跨界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弱势妇女和女童遭受性剥削，因而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打击贩运人口行为。

而且，极端主义团体实施贩运人口行为的动机令人不安。妇女和女童弱势群体遭到贩运，并被用来犒劳战斗人员或者资助各类行动。极端主义团体经常将平民作为商品资源，妇女和女童被视为他们可以交付的商品，即她们的性能力和生殖能力。因此，妇女和女童成为战争政治经济供求关系中的商品。妇女和儿童通常成为冲突中性暴力局势下的贩运人口受害者。除了身体上的伤疤之外，污名化和边缘化可能会给这些弱势群体留下更深的伤疤。

我们认为，正如安全理事会在其关于妇女与安全和平的决议中确认的那样，妇女和妇女组织拥有巨大潜力，可以为终止贩运人口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在保护弱势群体免遭人口贩运并采取应对行动时，致力于坚持执行这些决议十分重要。

为了长期提供保护，我们还应当侧重于预防。如果我们不增强妇女权能，不将她们纳入决策进程，我们就无法保护她们。这不是象征性的姿态，而是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必须承认的现实情况。应当使妇女有能力保护自己，必须承认并促进她们的权利。该是国际社会承认保护妇女与妇女参与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时候了。

荷兰希望提出四个前行途径，我们国际社会可藉此更好地防止和应对冲突相关性暴力局势中的人口贩运行为。

第一，我们需要与民间社会及当地社区开展有系统的合作，防止和应对人口贩运行为。当地社区和民间社会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和倡导方。他们知道如何接触到幸存者及实施者。我们必须继续防止和应对人口贩运行为，但我们也必须减少人口贩运给当地社区带来的不利后果。我们需要支持妇女及女童克服影响她们接受服务和终会影响她们人权的污名化、歧视和偏见等现象。为了将受害人重新融入社会，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必须与当地社区共同努力。

第二，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常常遭遇人口贩运行为。时机已到，我们应授权他们帮助处理这一问题。

第三，应当将人口贩运及其它冲突相关性暴力行为的实施者绳之以法。为了加强地方司法系统，荷兰支持伊拉克相关妇女组织，这些组织培训地方法院和其它刑事司法当局处理与武装冲突相关的性暴力案例。荷兰非常重视合法、专业司法系统，支持若干国家的法治规划工作。

第四，我们认为，应当在即将于9月举行的联合国移徙者及难民大规模流动问题峰会上重点处理打击人口贩运及行程中暴力侵犯妇女行为。

荷兰王国一直是国际社会实现和平、正义与发展的伙伴，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以及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和莉莎·戴维斯女士分别作了通报。

冲突中性暴力祸患继续侵害着世界各地弱势民众的尊严和身心健康，主要是妇女及女童。这一可鄙现象与在各国继续存在的性暴力不受惩处现象相联系。

巴西坚决谴责武装冲突中发生的强奸、性奴役、被迫卖淫、被迫怀孕、被迫堕胎、强行绝育和逼婚等一切行为。这些违法侵权行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可构成危害人类罪。不能有任何借口或托词来故意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征服工具或恐怖战术。

在目前全球难民危机的背景下，主席声明S/PRST/2015/25最近确认的人口贩运与冲突中性暴力之间的联系特别令人严重关切。我们欢迎最近提出的多边倡议，提高人们对这一令人不安的问题的认识。我要强调，在阿根廷主导、自始至终得到巴西支持的倡议提出之后，大会确定了将于6月19日庆祝的“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

对第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非常详细地阐明了战争包括性暴力的影响是如何因之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及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而更趋严重。

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完成了其第一项具体注重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审理，与在中非共和国实施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相关。

我有幸主持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0届会议在其商定结论中强烈谴责了侵害所有妇女及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认定此种行为阻碍充分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及女童赋权。此外，妇女地位委员会今年会议的审议主题是消除和防止侵害妇女及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巴西肯定这些积极事态发展，并强调避免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最有效途径是，加强政治外交努力，防止和解决冲突。实现这一目标的果断步骤之一是，对制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采取性别敏感做法，充分确认妇女是行为者，而不仅是受害者。在这方面，我们强调第2282（2016）号决议的通过，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鼓励秘书长推动建设和平性别层面的工作，并促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将性别观点纳入其所有工作，这是已经在指导建和委的做法。

巴西政府目前正在通过外交、国防、司法和公民等部以及联合国妇女署和民间社会的联合努力，起草其第一项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保护妇女及女童免遭战争后果和防止性及

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冲突中性暴力的各项政策，将是我们国家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南南合作议程完全适应相关需要，即，向战争和动荡引发的性虐待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医疗、心理社会和精神协助。在几内亚比绍、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支持开展协助性及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项目，坚持追究这些严重违法侵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在与妇女署的协调下，巴西维和人员和文职人员接受了严格部署前培训，以确保遵守最高行为及纪律标准。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关于对性剥削及虐待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我们强调必需重视这方面的预防措施。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巴西致力于防止和打击利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罪恶行为。我们随时准备配合联合国所有参与这一行动的机构，包括配合由联合国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动协调其努力的各实体。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尔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法国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该国组织召开本次关于冲突局势中性暴力问题的公开辩论会。

本次辩论会举行的时机得当，因为恰逢对维和行动和建设和平架构进行全面检查。的确，考虑这些改革时应当顾及性暴力方面，此种行为常使平民受害。不论受害人谁是，暴力总应受到谴责，但冲突时的性暴力更应受到谴责，因为它给本已非常脆弱的民众带来严重的社会及文化影响。安全理事会至少16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一事项，通过了第1325（2000）号决议及其后的相关决议。这些决议在不止一个方面带来历史性突破，因为它们均一致谴责性暴力并要求加强保护妇女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它们还强调必需让妇女参与和平谈判和国家和解进程以及她们所属社会的政治及经济重建。

这些决议通过后，国际上对此问题的认识达到最高程度，并取得了重大进展。各会员国表现出团结一致，致力于处理性暴力和支持联合国对任何形式的性剥削或暴力采取的零容忍政策。同样，联合国处理了打击贩运活动的问题，特别是在人权理事会内设立了负责处理贩运人口尤其是贩运妇女及儿童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和负责当代奴役形式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由此强调必需在国际层面开展合作，打击这一形式多变的跨国现象。

尽管在保护妇女及女童免遭性暴力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尚未达到目的，远未达到。

当前冲突中的性暴力一再发生，持续不断，仍令人担忧。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在冲突期间失去保护和支助，并面临毁灭性的性暴力。她们被蓄意利用以实现军事或政治目的。她们受冲突的破坏性后果之害最大，也因非常脆弱而付出沉重代价。

关于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问题，已经发布的报告清楚地表明，过去几年，极端主义团体作为一种恐怖战术实施的强奸、性奴役、强迫婚姻和贩运人口行为加剧，规模空前。恐怖主义团体和非国家武装团体正越来越多地利用性暴力作为一种迫害形式或强迫民众迁徙。

妇女和儿童逃离暴力和战火，却再次面临性剥削、强奸及卖淫等风险。更有甚者，如今她们在奴隶市场上被卖出价最高的人。“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等恐怖主义运动绑架和囚禁成千上万名妇女和儿童，图谋将她们卖为奴隶，或满足其战斗人员的性要求；就这些受害者所获的信息仍令人震惊，清楚地表明这些受害者遭受了野蛮和灭绝人性的对待。

性暴力受害者大多保持缄默，因为她们惧怕威胁、报复和恐吓。面临这种风险的不仅仅有提出控诉的受害者，而且还有其家属、证人、人权捍卫者和任何其他试图谴责这种沉默的人。

性暴力及以此类行径相威胁，或煽动此类行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并严重违

反《日内瓦四公约》。对那些继续无视国际法和保护妇女儿童准则而行事的分子，若没有国际政治意愿和坚定的追责措施，预防和打击性暴力的斗争就无法取得实效。司法诉讼和打击犯罪的斗争不足以打击贩运人口活动。亟须起诉此类行为，并确保为受害者提供保护。

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会有助于丰富对杜绝这一全球祸患的反思。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埃斯特雷姆先生（阿根廷）（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法国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讨论对国际社会如此重要的专题。我还要感谢今天上午通报情况的秘书长、班古拉女士、加玛丽纳洛女士以及戴维斯女士。

（以西班牙语发言）

对阿根廷而言，在6月19日的第一次正式纪念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框架内参加本次公开辩论会是我国的荣幸。这个国际日是大会2015年6月19日第69/293号决议核准的。请允许我回顾，通过该项决议是我国的一项倡议，有114个会员国成为其提案国，这显然表明，国际社会是何等郑重其事地重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特别依照第1325（2000）号和第2122（2013）号决议，重申进一步致力于预防和消除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寻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和争取赔偿。

阿根廷坚定支持秘书长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努力，并赞同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6/361）所载的建议，所涉内容是打击和消除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对妇女和儿童实施的一切形式性暴力，以及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行动。

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犯下越来越多的性暴力罪行，以此作为一种策略，恐吓、威胁和污辱特定群

体——如妇女、女童和男童、宗教少数群体、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或变性人、流离失所者及其他人，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以及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适时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将性暴力确定为虐待行为、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必须在严格的法制框架内预防和惩治冲突中性暴力，并运用现有工具和机制，包括制裁，以及将案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

我们重申，必须继续与有关各行为体携手努力，预防、打击和铲除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犯罪和贩运人口活动；将此类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犯绳之以法；并保护、帮助此类罪行的受害者，使他们重返社会，恢复其尊严和人权。这必须继续作为我们的优先事项，在确定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的任务授权时，以及在安理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努力中，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向安理会组建的各特派团插入专家。

我们但凡谈到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就不能不提及不幸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继续发生的性虐待和性剥削案件。这一局面很严重。在我们看来，这对这些特派团的未来和整个联合国的形象都构成极大挑战。因此，阿根廷继续坚定支持秘书长的零容忍政策，以及他在各次报告中提出的鲜明措施和第2272（2016）号决议所载的措施——当然是零容忍，同时也为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防范和支助。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任命简·霍尔·卢特女士担任新的改进联合国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措施特别协调员，并欢迎创设一项基金为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者提供援助。

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是最基本、最可怕的侵犯人格尊严行为之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不容置疑和无法回避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确保在平等条件下保护男子和妇女、女童和男童的一切人权，使他们充分享有此等权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科特迪瓦代表发言。

布阿-卡蒙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就法国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向你表示祝贺。能够参加本次冲突局势中性暴力问题辩论会，我国代表团备感高兴。我们感谢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此外，我们还要通过他向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及其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执着而坚定地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我还要感谢并祝贺玛丽亚·格拉齐亚·加玛丽纳洛女士和丽萨·戴维斯女士分别所作的出色通报。

冲突期间性暴力的抬头和复发无疑是冲突国家和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受害者、其家属及社区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刑法及国际人权法。因此，必须坚决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并在主管法院起诉施暴者，追究其行为责任。

我国经历了近十年的危机，不幸发生了性暴力案件，这种暴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个人强奸和大规模强奸。科特迪瓦政府怀着打击这一现象的坚定意愿，除借助现行法律框架外，还执行了一项打击性别暴力的国家战略。因此，关于冲突期间在科特迪瓦实施的性暴力，举报的案件如今有了可被列入待审案件目录的法律框架。随着司法机构的能力建设不断开展，大多数施暴者——无论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一旦被捕，即在主管法院接受起诉。

具体到军事人员，国防部自2011年以来已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包括为科特迪瓦共和军制定了一项有关冲突中暴力问题的行动计划。该项行动计划是根据四大方针确定的，即：加强科特迪瓦共和军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能力；加强预防和禁止科特迪瓦共和军内部性暴力行为的体制框架；扩大打击科特迪瓦共和军所犯性暴力罪行不受惩罚现象的成果；以及监测和评估旨在打击科特迪瓦共和军所犯性暴

力行为的活动和努力。科特迪瓦共和军旨在打击性暴力的行动计划在预算上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我刚才曾表示，科特迪瓦政府决心采取行动禁止冲突中性暴力，并努力加以预防。我国遵守秘书长的零容忍政策，也遵守其后各项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我国代表团欢迎秘书长的报告提及我国政府所做的努力，并提及科特迪瓦当局十分愿意完全透明地与联合国系统内的主管实体开展合作。

然而，我国代表团质疑报告所载的一些指控，如一名两岁零10个月大的受害者的指控。就科特迪瓦政府而言，它完全致力于继续不懈努力，以求打击其军队中的性暴力行为。因此，它敦促科特迪瓦共和军高级指挥官通过一项拟适用于武装部队所有官兵的行为守则。

最后，鉴于在打击性暴力和恢复科特迪瓦的稳定与和平方面取得的进展，我国政府请求将科特迪瓦共和军从即将于今年发布的秘书长报告的附件所列名单中除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海德拉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为指导我们的讨论提供出色的概念说明（S/2016/496，附件）。我赞扬秘书长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发言。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6/361）为解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提供了行动背景。我还要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加玛丽纳洛女士及戴维斯女士内容翔实的通报。

近期，唯有男子遭受战祸之害的谬论被打破。世界各地的当代暴力极端主义已使妇女和女童变得极其脆弱。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妇女基本上属于非战斗人员，但她们遭受的苦难与现役军人一样多，甚至更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与冲突中性暴力有关的更广泛问题。

我们在努力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办法时，绝不能将重点局限于激烈冲突局势，而必须聚焦于人的各种状况。冲突并非孤立存在，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的大背景理解性暴力问题。我们必须寻求在道义上充分、有益地理解冲突双方与社会性暴力的关系。无论在何种背景下，预防性暴力都是打击这一丑恶现象的关键要素。因此，我们赞扬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调整其冲突中性暴力预警指标框架，以适用于多个国家。

如今，恐怖主义行为已成为国内外人员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恐怖分子的行为已危及成千上万妇女和女童的福祉。我们最强烈地谴责极端团体绑架、贩运及虐待妇女和女童的行径。这凸显出国际社会亟需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为之推波助澜的意识形态。

2016年4月14日这一天是博科哈拉姆恐怖主义团体绑架276名尼日利亚在校女生的臭名昭著事件两周年。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团结一心，抱着坚定的决心寻找并解救她们所有人以及该恐怖团体所犯性暴力行为的其他受害者。迄今，我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我们与乍得、喀麦隆和尼日尔等邻国携手努力，正在赢得打击博科哈拉姆的战争。我们深信，该团体必将被粉碎，其头目和成员所犯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必将得到追究。

尼日利亚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并表示予以支持。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在第2242（2015）号决议中确认性暴力既是战争策略又是恐怖主义战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协调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与防止极端主义的努力，使其保持一致，是可取的做法。作为尼日利亚政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努力的一部分，正在按照包括和平、安全与发展在内的多管齐下办法采取步骤。该办法的主要重点是去激进化，反击极端主义言论，促进经济复兴。

我们深信，联合国仍是处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核心论坛。我们确认，在处理冲突中性暴力方面，通过各种联合国机制的持续一致努力，迄今已取得进展。在这一重要努力中，尼日利亚随时准备继续与我们的联合国和国际伙伴开展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感谢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代表团上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

首先，我国代表团赞扬主席国法国举行本次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在与冲突有关性暴力情形下就人口贩运问题采取对策”这一主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的通报。

我希望分配给我的与所有其它代表团一样的四分钟时间将使我能够在各位成员们面前阐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所没有阐明的情况。自我2015年8月向秘书长递交全权证书以来，我不止一次请求与她会面，却至今未收到回复。尽管如此，我们感谢她对该问题的关注及其2月11日的报告草案。2015年11月19日，我们用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对报告中有关苏丹的段落做出回复。迄今，我们未收到任何答复，尽管我们希望与她讨论这些段落。此外，对秘书长报告（S/2016/361）中有关苏丹的第63段至67段中所提事实未提供任何参考内容，我们在这些段落中也未能找到我们向她提供的任何信息。

今天，我确信秘书处不是在与各国一道努力，而是把某些国家作为目标，它本应是所有会员国、是所有成立并创建了联合国的无论大小的会员国的秘书处，它本应与这些国家密切合作。没有此类信息，秘书处的报告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认为这些报告令人反感。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顾及以下事实：

第一，秘书长报告仅在安全理事会对其进行审议前24小时向会员国提出。

第二，上述报告称报告期间为2015年1月至12月，同时它却再次指责2014年10月苏丹武装部队在塔比特村的集体强暴事件，并称强暴事件始于2015年10月。我们对该强暴案发生后却从未结束感到很蹊跷，尽管我记得，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2015年11月9日的报告曾否认苏丹武装部队实施过任何此类罪行。一些人呼吁重新调查塔比特事件不过表明，他们打算利用而当然不是浪费这个机会，来谴责苏丹政府和苏丹武装部队，并坚持不根据事实而是基于非常狭隘的利益来横加谴责。

第三，为什么报告没有提到一些与联合国有关的个人实施了性暴力行径，尽管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实行零容忍政策？

无论秘书长报告可能说些什么，我国政府尤其关切妇女问题。这从多项举措中得到证明，这些举措导致执行了若干战略与国家计划，如妇女问题25年战略、消除侵害妇女的国家战略、增强妇女权能的国家政策以及保护妇女的国家政策。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打击性暴力的小组，并依据《关于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系的儿童的原则和准则》成立了一个全国独立人权委员会。我们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苏丹国家工作队的人权司合作，尤其重视侵害妇女暴力的问题，特别是达尔富尔、青尼罗州和南科尔多凡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妇女。

为减少妇女和女孩遭人口贩运的威胁，由于苏丹是撒哈拉以南的一个过境国，曾多次发生此类罪行，我国政府核准了一部专门针对妇女和女孩的人口贩运方面的法律。2014年，在我国首都喀土穆主办了非洲联盟关于非洲之角人口贩运与走私问题的高级别区域会议，得到国际和区域等层面的广泛参加，导致通过《喀土穆进程部长级会议宣言》。政府还签署多项条约以确保与多个邻国的边界安全，

防止武器流动并遏制那些侵犯人权的反叛团体的行动。

我将在我剩下的几分钟时间里简明扼要。

我们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应当给予适当程度的优先。但是，我们对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报告中提供的信息感到遗憾，在报告中，来自不可靠和有偏见的渠道的信息被用来歪曲真相。它提到2014年发生的集体强暴事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竟然来自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而它曾经在其官员访问并紧急调查该地区之后否认此类罪行的发生。我们在秘书长提出的多项报告中看到这种缺乏可信度的情况。该报告第63段称，53%的性暴力事件发生在国家控制以外的“孤立地区”，因而不符合逻辑的是，一方面追究国家的责任，与此同时，报告明确表示，反叛团体的活动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孤立，这些团体未给居住在那里的民众带来安全。

最后，报告还提到难以到达那些被控暴力事件发生的地方。它提到污名和惧怕报复的情况，但是却未能提出任何数据来支持此类指控，表明其方法存在缺陷。报告及其引用的数字缺乏可信度。它否认警察部队已对事件报告进行的跟进，而指责其未做跟进。

无论如何，我们将继续与秘书长和联合国合作，以实现本组织在这方面的各项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曾德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谨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法国组织了本次辩论会，并欢迎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最新报告（S/2016/361）及其建议。

瑞士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在移徙者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大规模流动情况下提供保护的挑战；第二，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已成为助长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一种手段；以

及第三，结束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不受惩罚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瑞士对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背景下的剥削和贩运传闻深感关切。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欢迎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玛利亚·格拉齐亚·加玛丽娜洛与会。

未登记的移徙者和流离失所者特别容易遭到贩运，尤其是妇女和女童。他们很容易沦为犯罪网络、包括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受害者。我们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将维和部队、边境警察、移民官员和人道主义行为方等各种相关的行为方都纳入其中。他们确实都可在预防和打击贩运方面发挥作用。这些行为方应采取注重性别平等的方法，包括使用女性官员和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

限制性的移徙政策使逃离冲突区的妇女和女童更易遭受剥削和贩运，因为这些政策限制了她们的机会。我们应通过更多的对话与合作寻找办法，以调整这些政策，并确保来自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妇女和女童不会沦为贩运的对象。

正如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所强调，贩运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已成为战争经济和恐怖主义以及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充分要素。我们知道，武装团体，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团体，正在通过贩运为其活动筹资，而妇女和女童则被用来激励和奖赏战斗人员。

一方面，必须明白，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女童和儿童，助长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另一方面，必须确保妇女和女童参与制定打击贩运和恐怖主义的战略以及旨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

秘书长的报告及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强调，有必要赋予妇女权利，使之成为促进可持续和平的一支力量。我们认为，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第五次审查将是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机会。

秘书长的本次报告所载的参与冲突中性暴力活动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名单依然很长。这突出表明，必须加强与武装团体的对话，以促使其更好地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为达此目的，举例来说，瑞士支持非政府组织“日内瓦呼吁”，该组织与武装团体接触，以便通过让它们签署遵守国际法的自愿承诺书来加强防止和减少性暴力的努力。

瑞士对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大气候感到关切。我国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其检察官为打击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不受惩罚的现象所作的努力。我国还提倡采取全面的方法对待性暴力幸存者。

最后，我谨强调，必须采取基础广泛的行动，打击人口贩运以及联合国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我们请秘书长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其这方面的努力。我们谨重申，各国有责任调查和起诉所有据称的侵权行为，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可以利用司法快速反应名册来确保为执行零容忍政策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Begeç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我还谨感谢各位通报人非常详实的通报。

如今，各地区冲突对妇女和女童的严重影响依然是国际社会必须彻底审视的一大问题。我们认为，就应对武装冲突对妇女不成比例的特有影响而言，第1325（2000）号决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国际社会应特别重视如何防止和应对性暴力，因为它常常被用作战争武器以及剥夺安全、安保和尊严等人类最基本权利的战略。对这些罪行不应该不予记录和不予惩罚。

需要以全面和包容的方法来应对达伊沙和博科哈拉姆等恐怖主义组织犯下的侵害妇女和女童的可怕行径，以便消除这一问题的根源。此种方法应包括妇女作为积极的推动者，平等地充分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建设和平以及维持和平。此外，所有行

为方都应采取特别措施，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妇女和女童免遭性别暴力，特别是免遭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基于这一认识，土耳其在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北约等国际论坛上积极推动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及之后的各项决议。我们还在讨论起草一项执行该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为此而努力。

今天公开辩论会关注的议题很及时，也很恰当。我们正在目睹围绕冲突不断变化的性质而出现的各种新的复杂情况。越来越多的国家内部冲突、旷日持久的危机、强迫流离失所以及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环境，令人遗憾。

土耳其高度重视打击人口贩运，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人权，而且冒犯人的尊严和完整性。土耳其横跨两大洲，地理位置独特，且经济发展迅速，因此最近成为人口贩运的目的国。

为了逆转此一趋势，我们实施了众多与打击人口贩运工作的主要支柱——预防、起诉及合作——有关的行政和法律措施。土耳其是各项旨在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缔约国。我们还对本国的国内立法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以便使之与各项国际文书相一致。

我们认为，旨在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支助的努力至关重要。基于这一认识，土耳其主要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两类支助。第一类是受害者支助方案，而第二类则是自愿安全回返方案。经人口贩运受害者本人同意，他们可以受益于土耳其提供的支助服务，或者在自愿的基础上返回其祖国——如果他们选择这么做。

土耳其还在与国际移徙组织的合作下开设了各城市的妇女庇护所，并为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开通了一条热线。

我们认为，各国政府的单独行动无法防止人口贩运。为了打击人口贩运，需要采取周密、协调和全面的对策，并进行国际合作。从这一角度看，本着合作和善意的良好精神，加入并执行各项国际文书，对于取得成功必不可少。

土耳其通过其全面发展援助方案，为各种紧急情况、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妇女和女童的赋权和福祉提供支助。我们正在阿富汗和索马里实施的这些项目，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领域实施的项目，是我们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的具体例子。

在叙利亚危机进入第六个年头之际，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数百万叙利亚人依然生活在性暴力的威胁之下。土耳其正在不遗余力地为已逃离叙利亚境内冲突的叙利亚妇女和女童提供安保和安全。

在我们应对本地区强迫流离失所现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在处理与我们辩论会相关的各种形式性暴力方面实行了一些最佳做法，我要借此机会谈谈这些做法。

在2013年至2015年间，土耳其家庭和社会政策部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实施了一个旨在帮助叙利亚妇女和女童消除和应对性别暴力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今后一段时期，将继续对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妇女和女童实施类似方案。

在参与方面，我们优先让妇女参与临时保护中心的工作，并让她们参与决策和行政事务。

在保护方面，各中心均雇用了适当数量的女性工作人员，以维持为妇女和女童提供的优质卫生、教育和安保服务。

在预防方面，我们采取了特别措施，以防止各中心内发生攻击事件，并保护弱势群体。在各中心外，我们采取措施促进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监测和预防工作。

在增强权能方面，让女童入学和为妇女提供继续教育，仍然是一项优先政策。

最后，我谨重申，我们全力支持为制止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和应对其后果所做的国际、区域和国家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加塔·马维塔·瓦·鲁夫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法国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要赞扬潘基文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以及在我之前发言的所有发言者颇有助益的发言。

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是我们刚果民主共和国长期遭受的一个祸患。十年多来，我国经历了我国东部地区尤为血腥的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造成许多人员伤亡，是将强奸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这一行径的根源。成千上万女童、妇女、男童和男子的生活由此遭到破坏。这种局面在心理、经济和医疗方面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本次辩论会使我们有机会再次介绍我国政府为遏制这一局面所做的努力。从前被武装反叛团体占领的我国部分地区恢复和平，这带来了重大变化。无论是在打击性暴力行为方面，还是在满足受害者的需要层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在提及我国时证明了这一点，指出冲突地区的性暴力案件数量显著减少80%。除其他外，我国政府将这些成果归因于以下因素：任命共和国总统负责打击性暴力和招募儿童行为的个人代表；通过一项打击武装部队中性暴力行为的行动计划并签署一项政府和联合国就此问题发表的联合公报；通过一项零容忍政策；以及国防部长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指挥官对打击性暴力行为负有的责任。

所有这些步骤都体现出我国政府有意愿杜绝这一祸患，并履行其国际承诺。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包括伸张正义，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在这方面，军事司法系统2015年对111宗案件作出裁决，而无论被告的级别有多高。我们还

设立了一个赔偿基金，两个参议院委员会——性暴力问题委员会和政治、行政与司法问题委员会——正在处理国家元首个人代表办公室提议的一项法案。在预防性暴力方面，一项名为“打破沉默”的区域活动将于9月启动。在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方面，我们与我国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于今年9月在基邦巴各经济部门为幸存者和复员的战斗人员举办了培训。今年将在北基伍的鲁丘鲁、布尼亚及伊图里的阿鲁继续举办这类培训，参训人员将达到2 000名。我们设立了一个35 000美元的信用基金，以满足布尼亚一些妇女的资金需求。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进展，是由于我国政府提供了自有资源，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技术支持，包括日本通过班古拉女士办公室提供的援助，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他各伙伴的援助。

最后，我国决心继续努力彻底消除性暴力行为。我们十分珍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

卡西姆·阿迦先生（叙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提交的秘书长报告(S/2016/361)。我们赞赏班古拉女士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她应叙利亚政府邀请于今年4月访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后的努力。叙利亚政府努力配合她的办公室和联合国的工作，并进行了相关协调，以确保她成功地履行其重要任务。我们也努力澄清事实，驳斥通过媒体宣传提出的一切指控，因为媒体宣传是叙利亚流血事件——一些安全理事会成员纯粹出于政治目的和为了妖魔化叙利亚政府所采取的一种办法——的帮凶。

叙利亚政府接待了班古拉女士，并为她提供了一应必要设施。它打开了其所有惩戒和改造设施的大门，并为她提供与许多囚犯会面的机会。这些囚犯犯下杀人、抢劫和其他违反叙利亚法律的行为。

之所以采取这一切做法，是因为我国政府希望配合特别代表的工作。我们在这份报告中看到，特别代表对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叙利亚妇女采取的做法有所改进。但是，我们要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这份报告没有审视或详述生活在邻国难民营的叙利亚妇女和女童的困境——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表关切的是，这些难民营不断发生强奸妇女的事件，也存在性奴役现象。我们还深表悲痛的是，贩运弱势者人体器官的活动持续不断——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活动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土耳其难民营也发生强奸叙利亚妇女和儿童、性骚扰及贩运器官等事件。特别是，据土耳其通讯社称，加济安泰普省尼济普难民营发生了此类犯罪行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的这个省却认为这是个示范难民营。多安通讯社也报道了这一犯罪行为。同时，BirGün通讯社也报道称，约30名8至12岁儿童遭到强奸，并存在强行招募青年人参加恐怖主义团体的现象。

其次，我们再次请求班古拉女士的团队调查在大马士革乡村地区的阿德拉被伊斯兰军这一恐怖团体绑架的数百名妇女和女童的困境。在该镇，该团体还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伊斯兰军用手铐将这些妇女铐在铁笼子里，在杜马镇游街。这还不算从拉塔基亚周边地区绑架的其他受奴役妇女，以及在Za'ara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其他人，那场大屠杀是塔克菲里武装力量几周前在哈马以外实施的。我们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提供关于这些被绑架妇女的下落和状况的信息。

第三，报告完全无视叙利亚妇女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困境以及针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妇女的粗暴行为。她们遭到最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排斥性政策以及其它有辱人格的待遇。

我相信，安理会成员清楚地了解一名巴勒斯坦妇女的遭遇。她在以色列占领军的一个检查站等待数

小时后分娩。我可以列举无数其它不道德的以色列政权侵犯人权的例子。该政权杀死和拘留儿童，拒绝让大约50名在被占领的戈兰的叙利亚妇女探访在叙利亚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以及持续不断地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胜利阵线”。

最后，叙利亚致力于支持为杜绝一切形式的性暴力所做的一切国际努力，以便将肇事者和煽动者绳之以法，并且打破许多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沉默和毫无道理的无视态度。我们强调，我们渴望继续在非政治化背景下进行合作。有关当局愿意为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供进一步协助，向他提供名单或事件，以便确保适当执行其崇高的任务授权。

主席（以法语发言）：土耳其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Begeç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以回应叙利亚代表的发言。为此，我谨宣读秘书长关于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的报告的一个部分。该段涉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叙利亚冲突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性暴力继续蓄意用作作战、施刑和恐怖的手段。据报，政府和亲政府武装力量往往在入室搜查和劫持人质时及在拘留处和检查站实施性暴力，也发生在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非国家团体控制的地区。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9月份报告，妇女、男子和儿童继续在检查站和拘留处遭受政府人员的性暴力（见A/HRC/30/48）。联合国收到报告称，男子在拘留中心遭受系统的性酷刑，包括用木棍强奸，电击和烧烫生殖器，以获取据称参与反政府活动的口供。在某些情况下，女性亲属也被逮捕，被迫目睹这一酷刑的施行。”（S/2016/361, 第68段）

我宣读这一段落，因为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叙利亚政权真正代表什么。

主席（以法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Qassem Agha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关于侵犯人权、包括土耳其难民营里的妇女和儿童人权的报告所载的所有陈述都列于土耳其媒体发布的文件中。我们并没有起草这些新闻稿。这一信息是通过社交媒体并在土耳其媒体最高层宣传的。

我们向班古拉女士强调这一请求。她非常了解土耳其和其它邻国难民营里发生的事。这一切昭然若揭。我请她也列举这些事例。

下午4时25分散会。